

名臣列傳

李公遂

田祿生

李茂方

李承老

睦仁吉

柳淑

金九容

鄭習仁

李成瑞

鄭之祥

李仁復

朴尚表

河允源

林櫟

金庚

元松壽

鄭公權

金續命

任君輔

羅興儒

韓備

李存吾

李子松

金普

鄭世雲

李達衷

宋天達

楊伯淵

尹桓

安祐

金得培 李芳實

白文寬

崔寧

洪仲宣

柳濯

金先致

李虫

尹澤

金濤

廉愷臣

趙曠

金以道

彙纂麗史

十五

共三十二

U6  
4062  
15

4062  
2278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

名臣十



李公遂

柳淑

李仁復

李公遂益州人典書行儉之孫以監察糾正擢魁科授典儀注簿志穆朝歷知申事監察大夫有金用謙者性暴戾因宦者龍藏驟拜代言龍藏姪郭允正亦藉其勢拜大卿用謙忌之說龍藏罷之奪龍藏所給資產允正訴監察司劾之八關會王觀樂命用謙入侍公遂奏用謙被彈不可齒朝列代言等請姑畱五日寧少一代言必聽公遂恭愍時拜僉議評理進贊



成事授行省都事辭封益山府院君紅寇既平復拜  
贊成事領分司百官畱守京都甫經兵亂庶事草創  
公遂盡心區畫朝無廢政時補諸陵殿直命畱都宰  
相薦之多舉親屬公遂獨不舉一人曰國家有命豈  
爲宰相子弟邪元將廢王納德興君立之公遂適奉  
使如元至西京謁太祖原廟誓曰所不復王位者不  
復東公遂竒后內兄也既至都后及太子遣人郊勞  
帝在興慶宮召見后賜饌慰曰卿盡心孝吾母是吾  
兄也公遂曰周姜嫄任姒育聖基化及其中衰姜后  
待罪宣王以興衰妲呂武覆宗絕祀美惡昭然千載

龜鑑本國於大朝戎臣既結兄弟太子又定甥舅魚  
水相得百有餘年今我帝后卽周之任姒三韓之慶  
也寡君勤王敵愾爲國樹勳當行賞示四方以激將  
帥柰何逞私憾廢公義乎丙申之禍實我家不戒盛  
滿致然耳非王之罪也不知反咎而廢有功之主他  
日必爲天下笑願善奏于帝復吾王逐姦臣后感其  
言然怒猶未已今公遂奉德興東歸時國人在燕京  
者皆受僞官而東公遂獨不肯后及太子強之公遂  
曰老臣縱不能以頸血濺德興之轅其忍從邪皇后  
不之強尋拜太常禮儀院使辭曰臣生長荒陬不慣

華語不習華禮何敢冒寵取譏況今將帥布列于外  
獲功者未賞臣恐天下有以議陛下也不許適大享  
宗廟公遂爲太常卿蹈禮不違觀者敬之太子以帝  
命召公遂上萬壽山廣寒殿太子問殿額仁智之義  
公遂曰愛民之謂仁辨物之謂智帝王用此御世則  
可致太平矣指殿前金玉柱曰老人曾見乎曰帝王  
發政施仁則居屋雖朽木堅於金石不然金玉不如  
朽木也太子彈瑟未成曲曰不習忘之矣公遂跪曰  
第不忘憂民之心耳瑟上一二調忘之何害帝在太  
液池舟上太子以公遂言奏帝曰朕固知此老賢汝

外家唯此一人耳一日后問兄轍禍敗所由公遂曰  
黷貨聚怨勢激而然耳官官朴不花密告后曰公遂  
但爲其主豈念其親后由是久不召德興至遼陽崔  
濡曰李公遂在都其心莫測事或中變悔無及矣重  
賂禿魯帖木兒朴不花必欲得公遂以歸公遂知之  
謂書狀官林樸曰吾旣無父母位亦極矣豈復有一  
毫顧藉意邪當祝髮入山決不從彼也禿魯帖木兒  
入奏帝不從本國拜左政丞未幾譯語李得春妄言  
德興署公遂爲右政丞乃罷之德興旣敗公遂與洪  
淳許綱李子松金琳黃大豆張子溫林樸等爲書納

竹杖中潛遣僚從鄭良宋元衣藍縷爲乞人狀從間  
道報崔瀟復謀起兵而東願毋謂德興已敗謹備之  
本國始知得春安拜公遂領都僉議賜推忠守義同  
德贊化功臣號以旌之會亭羅帖木兒引兵入都黜  
丞相代其位與御史大夫禿堅帖木兒平章老的沙  
言曰高麗王有功無罪爲小人所陷盍先申理帝降  
詔復王位械瀟以遣公遂亦辭職東還忠義聞天下  
出燕京齊化門令蒼頭吹笛曰天下之樂復有加於  
此者乎中途馬困蒼頭以矢買束救飼之公遂曰何  
故奪窮民食乎截綿布償之問山站無人粟積于野

從者又取飼馬公遂問粟一束直布幾尺如其言書  
布兩端置積粟中從者曰人必取去何益曰吾固知  
之必如是吾心得安旣還方修國學公遂喜卽解帝  
賜金帶助其費辛旽當國忌公遂公遂亦以盛滿自  
戒杜門不出未嘗一日坐廟堂行事人頗恨之旽竟  
罷公遂封益山府院君十五年卒年五十九王哀悼  
命官庀葬事諡文忠公遂精明謹慎一毫不妄取與  
臨事剛毅不爲利害動風流閒雅蕭然有山野之趣  
置別墅德水縣自稱南村先生幅巾藜杖逍遙自適  
早喪母長於姊夫全公義家旣顯事公義如父姊如

母公遂邁疾親屬謂妻金氏曰盍禱于佛金曰公平  
生未嘗佞佛安敢背其道以欺邪辛禡二年配享恭  
愍廟庭無子

柳淑字純夫瑞州人忠惠後元年

後元年從舊史書也

登第調

安東司錄恭愍以王弟入侍元朝淑從之居四年忠  
穆卽位恭愍僚佐多不守節淑獨不變選補春秋修  
撰轉三司都事棄官如元忠穆薨耆老百官上書中  
書省請立恭愍命將下淑聞母病卽日請歸或止之  
淑曰忠臣孝子名異實同本末則有序況事君日長  
事親日短萬一不諱悔之何益遂東歸母見淑喜病

卽愈尋又如元恭愍卽位還國至遼陽拜淑左副代  
言陞右代言左司議大夫參典機務然非有召未嘗  
詣內爲趙日新所構罷屏居田庄王錄燕卽侍從功  
爲一等日新誅淑方居母憂起復爲代言尋判典校  
王事皆咨訪淑不欲昵近屢辭以疾一日使宦者再  
召不至王怒下巡軍歷版圖典理判書樞密院直學  
士累陞知院事錄誅奇轍功賜安社功臣鐵券淑謂  
諸功臣曰功券卽罪案也願相勗保終又曰君子不  
黨願諸公同心奉王室無私黨紅賊入黃州勢甚逼  
淑曰國所恃者城池與糧餉也今城未完倉無儲將

何以守遠決策南幸進樞密院使翰林學士承旨同  
修國史安祐等殺摠兵官鄭世雲曰今既殺摠兵官  
矣柳淑居中每出奇謀可畏也盍去之此說必是金  
鑄宣動衆聽  
耳淑聞之告于王曰衆怒難犯今諸將忌臣者徒以  
在殿下左右耳殿下如逐臣則臣一布衣耳誰復置  
齒牙間邪於是出爲東京留守未幾召知都僉議賜  
忠勤節義贊化功臣號遷評理王以手教賜慶人公  
州倉米按廉李之奉曰命必由兩府而下且兵糧不  
可虛以與人不奉命其人訴于王王怒罪且不測淑  
固執不可王怒甚曰事皆由卿等邪目淑曰出淑趨

出王復召之淑具以之奉語白王且曰殿下怒不已  
臣恐後世以爲口實王怒解置不問他日淑謝曰臣  
受恩旣久無纖芥之效反以口舌妄觸天威罪在不  
赦上賜黃金以慰之曰賞卿之言也淑以盛滿乞骸  
骨封瑞寧君與王之變王避于密室聞賊相語曰何  
故來遲曰殺洪彥博柳淑故遲旣而諸將入淑隨之  
入王曰謂卿已死今見卿疑始釋矣乃拜政堂文學  
兼監察大夫策功爲一等策辛丑扈從亦爲一等進  
拜僉議贊成事藝文館大提學忤辛晄罷淑見王多  
猜忌功臣少有全者屢乞退王不許淑告病不朝不

通賓客者數月初屯出入禁闥淑稍却之及進用作  
威福中傷大臣氣焰可畏每招淑淑不往屯浚衡之  
且惡淑忠直讒毀百端王稍信之召淑執手嘆曰予  
倚卿作股肱何其衰耗乃爾卿其言志無隱惟卿所  
欲淑乞退田里許之將相大臣門生故吏咸餞于郊  
車騎塞路觀者咨嗟淑賦詩其末聯云不是忠衰誠  
意薄大名之下久居難人皆嘉其明哲淑既去屯益  
無所忌後王猶不忘淑稱之不已屯恐淑復用謀害  
之陰求淑罪有人爲屯誦淑詩屯譖于王曰淑之乞  
退有浚意上知之乎曰何意邪屯曰淑以句踐比上

范蠡自比故其乞退甚懇范蠡爲句踐將伐吳勝之  
取吳王妃西施載船而去曰烏背魚腮食人之相大  
名之下難以久居淑以上比句踐罪莫大焉王曰何  
以聞之屯曰淑將行賦詩其一聯云云此其驗也今  
淑在瑞州近海若效范蠡乘舟而去則必向燕都謀  
立德興不如早除以絕後患王問諸左右曰淑去時  
作詩否有舉末聯以對者王愈疑之屯欲殺淑王重  
違屯意乃命杖之除名籍沒屯遂縊殺于靈光淑之  
屏居也聞國事異於平日未嘗不涕泗交下及禍作  
家人以淑平日之言送龍腦又送良馬勸令逃淑曰



君父天也天可逃乎且死生有命固當順受亾將何之就死顏色如平時人皆爲之流涕子實與厚亦皆流竄家人收骨藁葬及訖誅王始知悼甚有旨雪其冤謚文僖召還實厚命以禮葬之辛禍二年配享恭愍廟庭

李仁復字克禮星山君兆年之孫生而狀貌魁偉稍長舉止如老成力學善屬文兆年每撫背曰大吾門者汝乎忠肅朝年十九登第調福州司錄選補春秋供奉忠惠時除起居舍人中元朝制科授大寧路錦州判官東還遷起居注忠穆卽位以仁復中制科有

名望王四轉爲右副代言進密直提學命進講書筵仁復貌嚴辭氣簡重王每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累遷三司左使元授征東行省都事恭愍初趙日新作亂中外洶懼王密召仁復曰事已至此何爲則可對曰人臣倡亂固有常刑况今天朝堂堂法令彰明如其猶豫臣恐累及於上王決意誅日新王素重仁復及是對益重之遂拜政堂文學兼監察大夫尋封星山君元授征東省員外郎元下詔赦誅奇氏及犯邊之罪當遣使謝王曰仁復知大體非此人不可遣之平章事李承慶仁復諸父也言於王曰臣以李

仁復爲姦王曰何謂也曰仁復平生所學經濟之術  
何不一陳於王乎改尚書左僕射御史大夫謂李穡  
曰予不才長憲臺者再三未嘗振紀綱自念瑣碎不  
足煩上聽大事又在廟堂不可中撓也轉參知中書  
政事歷判開城府事僉議評理進贊成事賜端誠佐  
理功臣號仁復如元時李羅帖木兒引兵入燕京黜  
丞相代其位仁復入見李羅帖木兒屢目之仁復退  
謂從者曰就之不見所畏其斯人乎王奏授奉議大  
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忤辛屯罷封興安府  
院君尋判三司事王大設文殊會率兩府禮佛唯仁

復與李穡至拜時輒出不拜二十二年以檢校侍中  
居父憂在京山王遣判典校寺事林樸弔慰明年疽  
發背自度不起具衣冠北面稽顙若辭違之狀臨歿  
弟仁任勸念佛曰吾平生不佞佛進藥又却之謂仁  
任曰宰相歿官庀葬事國家厚恩顧吾平日未有絲  
毫補死且有愧爲我辭焉言訖命加朝服於身而卒  
年六十七王悼甚素膳遣使致祭以禮葬之謚文忠  
仁復剛直有守聞人善雖小必喜一事失當必怒形  
于色然不發於口人謂口吃自言吾性褊急恐失言  
以忍爲守爲文章辭嚴義奧操筆點綴極苦敘事賦

物語多譏諷嘗修閔漬編年綱目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錄及古今金鏡二錄仁復密啓咤非端人他日必有變請遠之不聽及咤誅王嘆其先見之明仁復惡弟仁任仁敏之爲人曰敗國亡宗者必二弟也後果敗其孫存性亦連坐辛禡元年配享忠定廟庭子向容

論曰玄陵諸大臣老成文翰固不爲少然求其忠義正直有不可奪之節則李公遂柳淑李仁復三人而已公遂以死自誓不從僧王義聲播於中華及歸見忤賊咤杜門避權以終其身可謂明哲矣淑性本忠

直抑辛咤出入禁闥竟爲其誣陷黯黯就戮當時被殺者非一而淑與金齊顏最賢千載之下每念文僖之冤直欲籲天而無從也仁復正直方嚴有古人之風當日新構亂決策誅之於辛咤策其凶國於仁任忤其覆家其忠與智孰尚焉

元松壽 韓脩 李達衷 白文寶

元松壽原州人樞密使善之之子登第補春秋修撰忠惠御書筵安震言臣等備員兩府未可竟日侍講宜擇端士以備顧問元松壽閔湜其人也李齊賢等又進言玉之有瑕者必待良工雕琢然後成其寶器

人君豈皆無失必待良臣啓沃然後能成其聖德宜  
令松壽常在左右講廟道義忠穆時拜獻納劾贊成  
事鄭天起告身未出而直入政房且棄其妻常在倡  
家王怒下松壽等鞫之宰相臺諫救解不得竟罷忠  
定三年出爲海西道按廉恭愍卽位東還松壽迎謁  
于道風儀清秀進退有度王知其非常人卽擢爲內  
書舍人左副代言委以機密日見親信參銓注慎重  
名器不少私雖王命不苟從王益敬重見松壽至必  
起待之松壽嘗在妻服命出視事松壽奏曰承宣非  
獨臣且在服視事無古禮王然之十年避紅賊扈從

南狩賊平策功一等松壽典機務八年常懷憂懼涕  
泣乞代王曰卿進如卿者可代乃舉李岡以代綱  
時方邊報絡繹上下維持綱之轉政堂文學未幾忤  
功居多然惟務承迎識者譏之辛旽罷旽益用事憂憤成疾卒年四十三有宰相器  
國人惜之謚文定號梅谿

韓脩字孟雲清州人中贊康之後贊成事渥之孫年  
十五中第善章隸忠定王命爲政房必閣赤及遜于  
江華脩從之名重一時恭愍王召復爲必閣赤累遷  
代言典銓選辛旽方幸於王其跡甚祕脩密啓旽非  
正人恐致亂願上思之非臣誰敢言王方惑旽拜脩

禮儀判書蓋疎之也及眈敗王曰脩有先見之明禍  
立累遷封上黨君判厚德府事甲子卒年五十二人  
皆惜之謚文敬號柳巷學識行義為世所重有文集  
行於世

李達哀慶州人父舊登第官至僉議參理封月城君  
達哀忠肅朝登第累官成均祭酒恭愍元年拜典理  
判書轉監察大夫八年遷戶部尚書八關會有司設  
盥洗幕于僕射廳南豎樊限內外達東與刑部尚書  
李挺坐廳上令撤其樊王在儀鳳樓見之大怒命繫  
獄左右請止御史臺又劾之挺嘗提調內佛堂特原

之十五年王以達哀名儒擢為密直提學時辛眈方  
用事達哀嘗於廣坐謂眈曰人謂相公好酒色眈不

悅未幾見罷眈伏誅作詩刺之云天地生成品彙煩

情浹洽藏春塢怒氣陰凝蔽日雲雉虺鷹鷂猶足怪

龍魚鼠虎豈容言可憐老木風吹倒蘿葛離披失所

接駟怪馳妖老野孤那知有手競張弧威能假虎熊

是向辜曾聞汝死必丘首今見城東官道隅眈性畏

改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雞白馬以助陽道時人

謂眈為老後拜雞林府尹上箋辭不允辛禡十一年

以雞林君卒謚文靖性剛直不撓有鑑識嘗為東北

面都巡問使及還我 桓祖餞于野 太祖立 桓

祖後 桓祖行酒達哀立飲 太祖行酒乃跪飲

桓祖怪問之曰此子異人也非公所及因以子孫託之所著霽亭集行于世其詩文大爲李齊賢稱賞子樽罇孺竑

白文寶字和父稷山縣人忠肅朝登第補春秋檢閱累遷右常侍恭愍初轉典理判書上書請設十科以舉士拜密直提學兵火之餘史局所藏史藁實錄僅餘數篋王在清州遣供奉郭樞移置海印寺文寶時畱都與金希祖議曰今寇亂甫定不可遽移國史駭人視聽畱樞待後命後上疏言事曰國家世守東社文物禮樂有古遺風不意寇患屢作紅巾陷京乘輿

南狩言之可謂痛心今當喪亂之後民不聊生宜霽寬恩以惠遺黎且天數循環周而復始七百年爲一小元積三千六百年爲一大周元此皇帝王霸理亂興衰之期吾東方自檀君至今已三千六百年乃爲周元之會宜遵堯舜六經之道不行功利禍福之說如是則上天純祐陰陽順時國祚延長願念睿廟置清燕寶文閣故事講究天人道德之說以明聖學且鄉風皆正則國家可理唐鄉置大中正國初亦置事審今宜大小州郡復置事審糾察非違新羅始崇佛法民喜出家鄉驛之吏悉逃徭賦士夫有一子亦皆

祝髮自今官給度牒始得出家三丁不足者並不聽  
初玉還都權置廟主于彌陀寺設還安都監文寶與  
平陽伯金敬直主其事稽緩踰月王怒督之對以無  
典籍可稽遣史官南求仲詣海印史庫取三禮圖杜  
祐通典至文寶倣通典又採寢園老給事朴忠語爲  
儀制忠不識字多出於臆計辛禍爲大君就學王命  
文寶及田祿生鄭樞爲師官至政堂文學封稷山君  
二十三年卒諡忠簡性廉潔正直不惑異端善屬文  
無子

論曰元松壽溫然玉映萬乘起敬憤嫉賊臣至於成

疾而死愛君憂國發於至誠者矣韓脩從君於見廢  
之日斥姦於秘跡之時士流推其行義人主服其先  
見者不亦宜乎李達衷譏切妖髡直氣凜然白文寶  
廉潔正直不惑異端斯可尚焉

李岳 尹澤

李岳字古雲初名君佺祖尊庇早孤學於其舅白文  
節善屬文工隸書元宗初登第籍內侍遷國學博士  
直翰林院累轉吏部侍郎忠烈朝歷尚書右丞司議  
大夫拜左承旨時金周鼎建議新置必閣赤委機務  
尊庇正直初不與其議故不在選中左右有言其不

立斥者卒以爲必閣赤進密直副使歲辛巳征日本  
尊庇爲慶尚忠清全羅道都巡問使兵糧戰艦措置  
得宜民不見擾以判密直司事世子元賓卒世子聞  
之泣嘆曰尊庇正人何天如是父瑀鐵原君品畧  
異凡兒忠宣時年十七登第忠肅愛其才命典符印  
除祕書校勘累遷都官正郎忠惠受禪擢密直代言  
兼監察執義忠肅復位以品爲忠惠辟幸杖流海島  
罷瑀歸田里忠惠卽位授知申事進同知樞密院事  
轉政堂文學僉議評理王以武人韓用規爲典校副  
令品執不可王不聽忠穆卽位拜贊成事與提學鄭

思度提調政房宦者高龍普以銓注不公白王流品  
于密城思度于光陽旣而免之忠穆薨奉忠定如元  
及嗣位命品聽斷國務還國命提調政房賜推誠守  
義同德贊化功臣號復除贊成事拜左政丞恭愍初  
封鐵原君乞骸入清平山王徵還守門下侍中紅賊  
入寇品爲西北面都元帥領兵二千行有朴居士者  
自言有祕術能罷賊以惑人品執送于京旣而以品  
懦不能軍遣平章事李承慶代之紅賊逼京城從王  
南幸賊平錄扈從功爲一等封鐵城府院君賜翊祚  
功臣號十三年卒年六十八命有司以禮葬之諡文



貞岳謹守繩墨居家不問有無以圖書自娛書法妙  
一時嘗手寫太甲篇獻王語其子罔曰汝志之吾既  
老矣無官守無言責當以格君心爲務耳辛禡元年  
配享忠定廟庭子寅崇陰罔寅辛禡十年以固城君  
卒陰與諸將平紅賊以功拜上將軍戰沒

尹澤字仲德諧之孫也三歲而孤七歲受書輒成誦  
諧每見警局泣曰與吾門者其汝乎稍長從姑夫尹  
宣佐讀書淹通子史尤長於左氏春秋常誦范文正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謂大丈夫寧  
可碌碌邪忠肅四年登第調京山府司錄入爲校勸

遷檢閱年四十五官纔九品自視宰輔或以爲侮澤  
傲然處之不疑後王在燕邸澤單騎上謁王一見器  
重因有託孤之語意在恭愍也澤拜謝臣且老矣何  
能爲明年駐駕西京澤以檢閱權西京參軍供頓有  
制王每嘆曰賢哉回也以貌類回回故云有詔至王  
命澤讀之左右曰讀詔自有內外制王曰參軍爲兩  
制顧不在吾邪遂命權應教未幾欲擢爲西京府尹  
以資淺陞判官或有誣澤不遜者王曰尹生忠必汝  
罔也七年拜左副代言掌銓選王欲官其子護軍辨  
曰名器至重賢勞猶滯敢私臣子王愈重之轉右代

言王寢疾復以燕邸所語語澤澤跪曰無煩聖慮忠  
穆初拜羅州牧王薨民望歸恭愍澤倡議與前密直  
李承老等獻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姪相繼之故  
少主不堪保釐之狀辭甚剴切忠定銜之及即位貶  
光陽監務恭愍初政入密直為提學尋以開城尹致  
仕近臣有議進鄉樂于元澤聞之上疏曰世祖嘗却  
之今復進不可王濩納之僧普愚以讖說王曰都漢  
陽則三十六國來朝王惑其說築漢陽宮闕澤言妙  
清惑仁廟幾至覆國厥鑑不遠矧今四境有虞訓兵  
養士猶懼不給興工勞衆恐傷本根王嘗命寫無逸

篇賜宰相召澤講澤因陳周公輔成王之勞曰願殿  
下法成王能聽周公之訓嚴恭寅畏王為勤容澤又  
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本朝崔承老上成宗書進講時  
王濩味釋教超然有物外之想澤曰殿下上奉宗廟  
下保生靈柰何欲效匹夫廢絕倫理之事如聽臣言  
非孔子之道不可願加聖意十年加政堂文學致仕  
言曰臣濩荷毅陵之知無報萬一乞命工寫晦容以  
賜臣於村庄日夕瞻敬又曰近來饑饉者至加以師  
旅民病極矣前構南京之闕今營白岳之宮民何以  
堪又曰用人為政之本乞進賢退不肖又曰凡事得

失上意雖灼其然委之大臣未卽區處因仍之間其  
害已成救之莫及王賜酒澤一飲三危神氣自若侍  
中洪彥博歎曰不謂尹公慤直如此吾所不及也澤  
雖致仕自以先朝顧託知無不言言或切直王亦優  
容十二年又加贊成事致仕明年疾作乞歸錦州以  
山水自娛居七年卒年八十二謚文貞疾篤前子孫  
而訓之曰吾祖興寒地以清白忠直名一時吾夙夜  
不克繼志是懼誤爲上知寵祿過望年逾八旬此皆  
先世之所遺也我死葬毋用浮屠法澤早孤不識父  
面時祭上冢必哭盡哀於方策見述父子之情未嘗

不流涕常佩一囊得異味必盛以獻母嘗遊燕京道  
見遺金百兩守以待其主主泣謝而去平生布被弊  
席饗殮或缺晏如也自號栗亭恭愍手寫真又書栗  
亭二大字以賜所著有栗亭集行於世子龜生鳳生  
東明龜生自有傳

論曰李岳手寫太甲獻于玄陵乃曰吾老矣無官守  
言責當以格君心爲務耳真老臣之言也尹澤因講  
無逸勸玄陵嚴恭寅畏法周公之訓又以真德秀大  
學行義雀承老上成宗書進講可謂盡輔導之職矣  
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若岳與澤殆謂老成者

非邪

崔宰 宋天逢

崔宰字宰之完山人父得粹廉正自守人敬憚之官至選部典書宰忠肅朝登第累遷中部令出知瑞州事以母憂不赴明年汰冗官有薦宰者王以有父風卽除監察持平宰不獲已就職忠惠卽位乃褫其職王被執如元凡王所設置悉皆更革立都監以宰爲判官宰嘆曰王之失德非王自爲乃左右逢之耳逢之於前揚之於後吾實恥之稱疾不出忠穆時轉典法正卽出知興州事爲印承旦所忌罷遷典客副令

忠定時知襄州有使者降香詔侮存撫使宰曰將及我矣棄官歸執政喜曰王除監察掌令恭愍初陞執義改尚書右丞後爲尚州牧使王避紅賊南幸駐蹕于尚宰盡心供辦然不饋遺左右左右短之遂罷起爲監察大夫尋封完山君移典理判書辛禡三年拜密直副使商議固辭乞退復封完山君四年卒性剛直不撓見重於世子思美德成有慶

宋天逢金海人擢魁科歷正言獻納起居郎忠穆時爲監察掌令劾評理全允臧身爲輔相席寵恣橫不供其職交結饕人潛竊御膳閔祥正訴先王于帝以

爲不可君國而允臧黨於祥正罪莫甚焉請加罷黜  
允臧譖之出爲草島句當臺官皆辨職諸監察詣闕  
請召天逢還政丞王煦救之不得不視事政堂文學  
辛孟判密直李公遂力請之改光陽監務恭愍初召  
拜監察執義與判典校金君發薦文行之士許應麟  
俞思廉尹守常等又掌監試取韓達漢等王召達漢  
及最少者五人令賦牧丹詩多不工一人曳素王怒  
收其榜責天逢曰考藝不精何至是邪天逢慚無以  
對辛禍初拜大司憲與同列上疏曰竊見判崇敬府  
事尹忠佐順州鄙人濫荷至恩秩同宰相擅權用事

蒙蔽上聰沮遏下情曾在先王之前發忿拔刀手翦  
其髮狠戾悖逆無君之心已著又於賓天之後佯稱  
耳聾拱手觀變其心叵測徒以姦佞便媚得見任用  
請加嚴斥疏奏罷遣忠佐就舍天逢等復疏曰自古  
宦者之禍昭然可考在本國伯顏禿古思得幸元朝  
誣譖忠宣竄之吐蕃高龍普陰訴忠惠以致岳陽之  
禍前日萬生敢行大逆神人所共憤今忠佐不忠不  
敬之罪已具前疏固不容誅且擅權受賂汲引庸人  
除授官職廣占土田誤國害民今止免官國人缺望  
乞收告身籍沒家產鞫問決罪以戒後來命削官收

田諫官亦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固宜舍己從人容  
受直言以收輿意近者宋天逢等上言請除宦官程  
俸又劾上護軍李美忠典工摠郎徐陵俊盜用內帑  
之罪殿下不允自古人主之失拒諫爲大以殿下天  
資之美決不如此而此輩欲圖專橫甘言諛辭蠱惑  
宸衷陷殿下於拒諫之失此臣等夙夜拊心疾首爲  
殿下深痛者也宦官尹忠佐儉邪凶險善爲逢迎指  
喉黨與陰弄權柄與金師幸尹祥同惡相濟師幸祥  
已比竄逐而忠佐獨蒙宥恩至受爵命又與狡宦黃  
中吉結爲父子蒙蔽聖聰罪不容誅宜從天逢之言

以正忠佐中吉之罪且美忠陵俊當先王時諂事逆  
臣辛毗金興慶掌內帑恣其出納使倉庫虛耗盜竊  
不可勝數乞依天逢所申並正其罪禍命中吉美忠  
陵俊除名不叙臺諫復請下美忠陵俊典法獄美忠  
行賄權貴移巡軍國人嘆曰二賊賂何人移繫輕獄  
天逢後拜簽書密直司事封金海君卒年八十一謚  
文貞

論曰忠惠失德俘繫上國一時諸臣視若秦越獨崔  
宰以更革爲戚乃曰逢之於前揚之於後吾不忍也  
稱疾不出則去就審矣當時士大夫知君臣之義者

崔宰韓脩而已宋天逢始拜殿中斥允臧之恣橫晚  
長憲臺極論宦寺之弊得正邦典朝紳爲之吐氣可  
謂得其言責矣

李存吾 鄭公權

李存吾字順卿慶州人姿相端潔簡重寡言早孤力  
學抗慨有志節年十餘肄十二徒賦江漲詩云大野  
皆爲沒高山獨不降識者異之恭愍九年登第調水  
原書記選補史翰與鄭夢周朴尚衷李崇仁鄭道傳  
金九容金齊顏相友善講論無虛日大爲人稱賞累  
授監察糾正十五年拜正言是時辛晫當國用事僭

擬不法臺憲無敢言者存吾奮不顧身將論之袖疏  
藁赴省示同列曰妖髡誤國不可不論諸郎愕然無  
應者左司議大夫鄭樞存吾姻兄也存吾曰兄不當  
復爾樞從之乃上疏曰臣等伏值三月十八日於殿  
內設文殊會領都僉議辛晫不坐宰臣之列敢與殿  
下並坐間不以尺國人驚駭罔不洵洵夫禮所以辨  
上下定民志苟無禮焉何以爲君臣何以爲父子何  
以爲國家乎聖人制禮嚴上下之分思濇而慮遠也  
竊見晫蒙上恩尊國政而有無君之心當初領都僉  
議命下之日法當朝服進謝而半月不出及進闕庭

膝不少屈騎入紅門並據御牀公退在家宰相拜庭  
雖崔沆金仁俊林衍之所爲亦未有如此者也昔爲  
沙門當置之度外不必責其無禮今爲宰相名位已  
定而敢毀禮犯分若此原究其由必託以師傅之名  
然俞升旦高王之師鄭可臣德陵之傅臣等未聞彼  
二人者敢若此也李資謙仁王之外祖仁王謙讓欲  
以祖孫之禮相見畏公論而不敢蓋君臣之分素定  
故也是禮也自有君臣以來亘萬古而不易非眈與  
殿下之所得私也眈是何人敢自尊若此乎洪範曰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而有作福作威王

食必害于家凶于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或是謂臣  
而僭上之權則有位者皆不安其分小民化之亦踰  
越其常也眈作福作威又與殿下抗禮是國有兩君  
也若不早爲之所驕僭益肆則有位者皆不安其分  
小民將踰越其常可不畏哉宋司馬光曰紀綱不立  
姦雄生心然則禮不可僭漸不可長若殿下必敬此  
人而民無灾禍則髡其頭緇其服削其官置之寺院  
而敬之必用此人而國家平康則裁抑其權嚴上下  
之禮以待之民志定矣國難紓矣且殿下以眈爲賢  
邪自眈用事以來陰陽失時冬月而雷黃霧四塞彌



旬日黑子夜赤祲天狗墜木有冰清明之後雨雹寒  
風乾文屢變山禽野獸白日飛走於城中昉之論道  
燮理功臣之號果合於天地祖宗之意乎臣等職在  
諫院惜殿下相非其人將取笑於四方見譏於萬世  
故不得嘿嘿庶免不言之誅乎臣既言矣敬聽聖裁  
疏上命代言權仲和讀之讀未半王大怒遽命焚之  
召樞府吾面責時昉與王對牀存吾目昉叱之曰老  
髡何得無禮如此昉惶駭不覺下牀王愈怒下巡軍  
命贊成事李春富密直副使金蘭簽書密直李穡同  
知密直金達祥鞠之乃謂左右曰予畏存吾怒目也

春富等問存吾曰爾尚乳臭何得自辨必有陰嗾者  
其無隱曰國家不以童子無知置之言官敢不言以  
負國家邪時年二十五昉黨必欲殺之穡謂春富曰  
二人狂妄固可罪矣然我太祖以來五百年間未嘗  
殺一諫官今因令公殺諫官恐惡聲遠播且小儒之  
言於大人何損不如白令公勿殺春富等然之得不  
死貶爲長沙監務國人稱之曰真正言也退卧公州  
之石灘昉勢益熾存吾憂憤成疾二十年疾革令左  
右扶起曰昉尚存乎左右曰然還卧曰昉亡吾乃亡  
及席未安而卒年三十一歿三月而昉誅王思其忠

贈成均大司成子來年十歲王手書諫臣存吾之子  
安國下政房授掌車直長安國來小字也存吾性孝  
友兄養吾嘗出爲賊所殺存吾訪問累月乃得屍已  
成骸不可辨存吾曰吾兄手有六指驗之乃歸以葬  
請于官盡獲其賊

鄭公權初名樞字公權後以字行恭愍初中第補藝  
文檢閱累遷左司議大夫十五年與正言李存吾極  
言辛旽誤國之罪王大怒召公權等面詰下巡軍命  
李春富金蘭李穡金達祥等鞫之問曰誘汝上疏者  
誰公權曰吾父子相繼爲諫大夫受國恩厚見上委

政非人社稷將危人人憤恨故在言職不得嘿嘿豈  
待人言且旽擅威福道路以目孰敢誘邪達祥令跪  
公權不屈使人捽其髮跪而跪之問曰雖無誘者必  
有知之者曰典校令林樸右司議林顯前郡事金湊  
知之湊侍中金普妻姪也旽嘗譖普罷之春富等意  
湊爲普喉公權卽逮湊拷訊旽黨欲因此盡去異已  
凡有名望者必令公權援引或謂曰若引慶千興元  
松壽可免於死公權曰身爲諫官義當論國賊死生  
有命豈可誣人以求免邪顯及右獻納朴晉祿見公  
權等于獄晉祿曰我輩不人顯愕然曰是何言邪旽

黨聲言上怒未霽公權等必死稽入見王無怒色乃知其妄眈黨必欲殺之稽言於春富得免貶東萊縣令自是宰相臺諫皆附眈言路絕矣二十年召還復除左諫議後以成均大司成授書辛禍禍卽位拜左代言歷簽書密直政堂文學賜輸誠翊祚功臣號常疾權姦用事憤惋不平八年疽發背卒謚文簡性恭儉謹厚居官以正時家廟制廢公權藏祭器別室祭必親滌真物務蠲潔所著圓齋集行于世子摠拯擢持

論曰天地有純剛至正之氣鍾於人而生養而無害

者千百載一有焉在漢曰朱雲在宋曰陳瓘胡銓在東國曰李存吾四人而已方其妖髡當國屠殺忠良舉國惴惴存吾乃能抗疏廷叱使凶逆褫魄至今想見懍懍有生氣壁畫之折張禹劾蔡京斥秦檜不尤難歟鄭公權以父子繼爲諫官感恩圖報方存吾之袖疏也同僚皆畏避而獨公權從之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若公權者殆孔子所謂勇者已

朴尚衷 金九容 田祿生

朴尚衷字誠夫羅州潘南縣人恭愍朝登第累遷禮曹正郎凡享祀禮儀司悉掌之舊無文簿屢致錯誤

尚衷參證古禮序次條貫手寫之以爲祀典後之繼  
是任者得有所據丁母憂授典校令時士夫服父母  
喪百日卽除尚衷欲終三年不得遂就職然不食肉  
終制辛禍初金義殺朝廷使臣奔北元及義從者  
來李仁任安師琦待之厚尚衷上疏曰金義殺使之  
罪當問於從者若嚴敕一行衛使者則豈有此禍哉  
聞宰相待其從者甚厚是師琦嗾義殺使其迹已見  
今若不正其罪社稷之禍自此始矣太后下其疏都  
堂斬師琦梟首于市仁任等又與宗親耆老百官連  
名爲書將呈北元中書省獨尚衷與林樸鄭道傳等

以爲先王旣決策事南今不當事北不署名尋判典  
校寺事北元使來尚衷又上疏請却之曰臣備員侍  
從有年矣侍從而得言古之制也比來事之可言者  
不爲少而臣不敢言豈職非諫諍而侵官爲慮乎又  
豈近名爲嫌而含嘿者乎今者大開言路宰相百執  
事無不得言者蓋欲聞便民之策也臣愚以爲便民  
之策多矣而國之大勢有不安則雖欲便民不可得  
矣當今之勢正所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然謂之安者也有識之士孰不痛心先王初薨  
未葬大明使臣猶在境而遽興事北之議使人心

眩惑者何人擅殺定遼衛所遣人者何人倡訛言使  
定遼軍欲迎使臣者遁去而不恤者何人先王所命  
護送使臣者不惟金義而大臣受先王命至安州自  
還者何人欲以西北軍擊定遼衛者何人裂金義之  
書以滅口而所謂擅殺人生事者及叛賊毋黨置而  
不問者何哉義叛逾月而不欲達之朝廷何哉崔源  
之奉使果皆出於大臣之意乎今又聞北方使人與  
金義同叛者偕來叛賊而自回其謂已有罪而本國  
不問乎然則義之叛其必有使之者此乃危急存亡  
之一大機也事勢如此雖至愚者且知其利害是非

之所在今之言者略不及此畏禍之甚者也以理言  
則惠迪吉從逆凶以勢言則南強北弱人之所共知  
者也夫棄信而從逆天下之不義也背強而向弱今  
日之非計也爲臣子而反先王事大之意至使殺天  
子之使而奪其馬罪惡孰甚焉而一二臣心懷不忠  
規賣國以自利欲以其罪惡嫁禍於國家必欲使宗  
社夷滅生民糜爛而後已可不痛哉事勢至此而殿  
下不與二三大臣之忠直者早辨而處之則將如宗  
社何將如生民何且夫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人之同  
情也臣豈病風者哉今乃自納於不測之誅而敢言

者忠憤之至不恤其蹈害況於近名乎況於侵官乎  
儻殿下曲察臣言有以處之使宗社安生民永賴則  
臣之一身萬死無恨矣復上疏曰小之事大免於罪  
責斯可矣今有不免之大罪四以臣之愚尚能知之  
豈以大臣而不知乎然一有恐見詰之心而不顧義  
理則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爲之故心有所蔽雖有過  
人之知反不如愚者之見臣請數其罪以陳免之之  
術可乎委曲從順服事 大明者先王之志也先王  
晏駕之日遂倡事北之議爲臣子而反君父使殿下  
得罪於上國其罪一也吳季南之鎮北也擅殺定邊

人造言以駭其軍乃掩護其罪黨惡招禍以危國家  
其罪二也金義殺使奪進獻馬以叛天下之大惡人  
人之所願誅者也今義之同叛者來不卽究問使其  
罪延及國家雖至滅宗社殄生民而不恤其罪三也  
義叛逾月而不肯聞于朝廷又於崔源之行敢違王  
命使不出境因循累月使大國愈疑其罪四也四罪  
而有其一足以爲戮況有此四罪而不能罪之欲同  
受其禍何哉殿下誠能與大臣之忠直者議而辨之  
則其罪必有所歸矣旣得其罪人則繫囚之使大臣  
奉表達之 天子以待其察則聰明之下安有不辨

之理乎宗社生民之安危在此一舉一失此機噬臍  
何及諫官李詹全伯英亦疏論仁任之罪下詹等獄  
鞫之尚衷辭連逮獄杖流道死年四十四性沈默寡  
言慷慨有大志博該經史善屬文燕居但觀書言不  
及產業兼通星命卜人吉凶多中居家孝友莅官勤  
謹視人不義富貴蔑如也嘗寄詩代言林樸云忠臣  
世相傳宗社生靈五百年那料樸不答專事模稜子  
姦人能賣國坐令逆黨得安眠樸不答專事模稜子  
嘗

金九容上洛君昂之子忠烈公方慶之玄孫也字敬  
之初名齊閔恭愍朝年十六中進士王命賦牧丹詩

九容居首王奇之賜職散員登第授德寧府注簿累  
遷民部議郎兼成均直講勉進後學訓誨不倦雖休  
沐在家諸生質問者相踵辛禡元年拜三司左尹時  
北元遣使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歸 明故赦爾  
國弑王之罪李仁任池齋欲迎之九容與李崇仁鄭  
道傳權近等上書都堂曰若迎此使一國臣民皆陷  
亂賊之罪他日何面目見玄陵於地下乎慶復興仁  
任却其書不受諫官李詹全伯英等疏論仁任罪請  
誅之仁任杖流諫官又以九容崇仁等謀害已並流  
之九容竄竹州尋移驪興放跡江湖日以詩酒自娛

扁其所居曰六友堂七年禍召爲左司議大夫乃上書曰今倭寇侵擾四方受敵干戈未息民失其業饑饉流移貢賦軍旅調發無地况變故屢興誠宜恐懼修省以答天心殿下興居無節乘醉馳馬問巷間若或一蹶恐致毀傷殿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伏望念祖宗艱難之業察皇天譴告之心日接大臣講論治道出入威儀率由舊章不聽明年遷成均大司成尋判典校寺事初義州千戶曹桂龍至遼東都指揮梅義等給曰我於爾國事每盡心行之爾國何不致謝邪十年以九容爲行禮事奉書兼賫白金百兩細

苧麻布各五十疋以行至遼東摠兵潘敬葉旺與義等曰人臣義無私交何得乃爾遂執歸京師帝命流大理衛行至瀘州永寧縣病卒年四十七後禍追治桂龍誤傳義言流之九容善詞章有惕若齋集行於世子明善明理明允

田祿生字孟耕潭陽人忠惠時登第補濟州司錄入爲典校校勘中征東鄉試祿生嘗爲整治官究治權豪忤其意以故沮之未得應舉有姜璜寶者行不潔爲儕輩所斥不錄禁中題名記祿生與璜寶有舊恩請同僚錄名同僚不從祿生竟書之恭愍朝授起居



舍人與諫議李穡司諫李寶林鄭樞等上書論鹽鐵  
別監之弊王召臺諫宰相問利害穡寶林稱疾祿生  
樞固執前議不變遷殿中侍御史出按全羅道奏曰  
自有倭寇以來一道置戍多至十八所軍將虐州郡  
以立威役戍卒以濟私遂使凋弊逃散及寇至更徵  
州郡兵謂之烟戶軍未見禦寇祇以害民不若罷諸  
戍令州郡謹烽燧嚴斥候以應變如不得已當審其  
要害省其戍所則民力舒而軍餉節矣紅賊之亂扈  
駕南幸錄功爲二等累轉左常侍拜監察大夫王以  
公主娠彌月赦祿生與掌令李茂芳擇情不可原者

復囚之前此糾正宋綱與大護軍韓仲寶爭路由是  
重房憲司有隙至是倖官尹祥爲上護軍重房喚前  
事使祥譖于王王大怒將下祿生獄侍中慶千與諫  
乃止尋改密直提學歷大司憲政堂文學官至門下  
評理賜推忠贊化輔理功臣號辛禡初諫官李詹全  
伯英請誅李仁任池菴禍下詹伯英獄辭連祿生及  
朴尚衷杖流俱道死

論曰高麗五百年忠直之士多矣其卓犖尤著者李  
兆年辨忠惠之書李存吾斥辛晫之疏朴尚衷請却  
北元之疏非徒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者其能爾乎忠

義之氣直與天壤俱弊也尚衷既不署耆老之書鄭  
夢周李崇仁鄭道傳權近李詹全伯英相繼言之金  
九容參於崇仁之書田稗生與於伯英之辭夢周崇  
仁等踵而復起尚衷祿生竟以直道被禍惜哉

李茂方 鄭習仁 河允源

李茂方字釋之光陽人忠穆時登第補典校校勘恭  
愍初出知淳昌郡有求土物於郡者茂方解所佩筆  
鞘及帶與吏曰朋友私請不可以公物應之以此易  
所求與之請者愧而去後為獻納時金鏞執國柄屢  
求見茂方辭不往鏞曰朝官無不求見我茂方獨不

來吾親往亦不來簡我也轉掌令國制陵隧必使執  
義署封世謂封陵者多不達及封正陵執義洪原哲  
惑於拘忌規避之茂方代署惟謹王嘉之曰掌令清  
白忠直寡人所知達與不達不在我乎原哲懼祝髮  
避嫌居毋憂起復判典校寺事固辭不允遷民部尚  
書改大司憲陞密直學士王以旱命茂方禱雨于康  
安殿茂方燃臂以禱尋出為雞林府尹府大饑及茂  
方至適歲稔茂方因民之便販魚鹽置義倉以備賑  
貸崔瑩巡察六道法甚峻守令多貶黜者至雞林境  
內肅然瑩大喜召判開城府事賜勵節功臣號王以

茂方清寒賜米五十碩茂方以爲大臣不可虛受辭  
拜政堂文學王每稱政堂國耳忘家不畏權勢雖古  
人無以過之辛禍立開書筵以茂方爲師恭愍畜鳩  
在禁中禍常愛玩茂方書旅葵篇進講仍言鳩亦珍  
禽也願勿畜禍乃命左右去之茂方嘗責侍中慶復  
興不籍韓方信盧積家忤意罷封光陽君俄拜門下  
評理辛昌立拜檢校門下侍中恭讓宴羣臣茂方侍  
宴年八十一上壽起舞風儀可觀王稱歎賜推忠勵  
節贊化功臣號入 本朝封光陽府院君卒謚文簡  
以禮葬之

鄭習仁字顯叔草溪人有志氣使酒敢言恭愍朝登  
第補成均學官出知榮州將視事吏以故事請詣消  
灾圖焚香習仁曰人臣不蹈非彝灾何由生若其无  
妄順受而已命吏撤去州有塔名曰無信習仁曰異  
哉惡木不息盜泉不飲惡其名也烏有巍然其形爲  
一邑所瞻視而以無信表之者命刻日夷之用其軌  
修賓館辛晄聞而怒繫雞林獄閱數月移繫典法困  
苦之晄必欲置死地廷臣救之得免令就州復構其  
塔晄誅起知梁州又知密城所至抑豪強禁淫祀辛  
禍時授典校令日本來聘命習仁報聘日本使佛者

也聞習仁名乃曰斥佛者吾輩所不與請易之不果  
行習仁居父母憂皆廬墓終制治喪一用朱子家禮  
恭讓卽位除右散騎常侍王自南京還松都日官涓  
吉日王以其日不利於妃欲緩其期將由迂路入都  
習仁與左散騎陳義貴言其不可王不悅謂習仁曰  
汝非宰相所薦我自用之母多言習仁囁嚅而退尋  
以不署尹龜澤告身流于外語在金宗衍傳子悛  
河允源晉州人父楫贊成事致仕封晉川君卒子僧  
元珪火葬諡元正允源忠惠末登第補典校校勘恭  
愍朝以典理摠郎從諸將克復京城策功爲二等嘗

出按慶尚西海楊廣交州四道牧原尚二州所至有  
聲績辛旽用事允源不諂附辛禍初擢拜大司憲封  
晉山君書知非誤斷皇天降罰八字於柱每赴臺必  
掛之然後視事居母憂廬墓禍下書徵之曰三年行  
喪雖古今之通制百日卽吉因時勢以從宜可移孝  
以爲忠其抑哀而赴召書未至卒子有宗自宗啓宗  
論曰李茂方解佩鞘而應客不枉已於權門其所養  
可知也鄭習仁素有風節爲旽忌害豈以夷塔而欲  
殺哉河允源不附權兇獨振憲綱其志貞矣若乃喪  
制紊弛歎極素冠獨習仁允源廬墓盡制圍隱吉再

之外僅見兩人可嘉也已

金續命 李子松

金續命中贊之淑之孫性清直敢言恭愍初拜監察執義與大夫元顛持平洪元老協心彈糾執法不阿凡拜官者有疵累輒不署告身於是內人宦豎惡之遂皆見罷累遷左副代言王避紅賊南幸續命扈從策功爲二等賜土田臧獲轉監察大夫辭不許王以灾異求言續命與獻納黃瑾等上言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殿下氣稟沈重春秋鼎盛卽位日久備諳國事智

出萬全多不信人宦官僧徒雜類之言有時信聽雖大臣議一事出一言必候上旨承順施行以故諂諛成風直言路絕此德政之最失者也地者臣道也今賞罰不明故大小之臣怠弛曠官又因軍功白丁驟拜卿相皂隸濫處朝班臣道淆亂以致地震請自今信賞必罰重惜名器古者選軍給之士田故兵皆足食不憚征役近豪勢兼并多至百結曾無一畝霑及軍伍及今徵發赴敵率皆解體况望敵愾乎請復選軍給田之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君誰與爲不正刑餘陰類殿下日與相狎樂聞鄙俚無稽之言夜分不

寢日中乃興疎遠大臣嘉謀讜議無自而入冬雷地震處實存茲自今三殿宦者各畱十人餘悉汰去正人端士常令侍側治國之道布在經史未聞以佛書致治者也殿下過信佛法羣髡緣此干謁濟私願自今斷絕緇流入禁闈復開經筵日訪治道常觀聖賢之書勿雜異端之說文謁爲政之大害今針線娘子內寮之女亦有封翁主宅主者僭擬踰分殊失尊卑之體自今除宗室勳舊外勿許封爵已封者請奪之田里戚休在於守令今雖有臺省政曹保舉之令皆徇面情其所薦至有不識字者願自今臨軒引見

核其名實舉非其人必罰舉主傳曰無赦之國其政必平養稂莠者害嘉穀惠姦宄者賊良民感召水旱在於數赦願自今毋赦有罪以長姦頑王召臺諫詰之臺諫面爭益切王怒甚知都僉議柳淑進曰旣求直言而怒言者可乎王怒爲之少解遷知密直司事出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倭賊三千餘人入寇鎮海縣續命帥兵急擊之賊倉皇不暇棄舫乃登縣北山斫木爲鹿角柵守之續命復進擊大破之獻所獲兵仗王喜遣中使賜衣酒金帶爵戰士有差未幾拜三司左使賜端誠揆義輔理功臣號轉僉議評理後爲大

司憲以論崔瑩罷辛禍立改三司右使時募金羅兵屯守東江贊成睦仁吉欲以其兵出畿甸諸島捕倭禍許之續命不可曰募卒遠來疲弊戰艦未完且大臣不可輕出不聽續命以太后外戚專摠宮中之事剛直不撓人皆畏忌執政至有欲殺者出爲楊廣慶尚道都安撫使蓋斥之也太后欲留之召柳實問之實曰今北有邊警大臣不可出外太后遂遣中使止之時李仁任池菴林堅味等專權用事貪黷無厭唯憚續命嘗移病在第慶復興仁任菴問疾續命曰古制兩府省五樞七而已今一日所除宰樞至五十八

知物議何復興曰不得已爾續命曰今宰樞竊祿尸位而心不正者無我若也仁任曰公不正誰爲正乎續命曰予伴食都堂凡署事心非口是心不正誰如我乎菴仁任溪銜之菴使其妻結禍乳媪出入宮禁招權納賄續命譏之菴聞而益惡會般若事起兩府臺諫耆老集興國寺辨之密直權仲和以書筵進講獨不至續命謂堂吏曰王母未定宜亟辨以解人疑何用書筵爲旣而嘆曰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未辨其母者我未聞也於是仁任等喉司議許時金濤等劾之曰爲人臣止於敬天下古今之常典也臣

而不敬罪莫大焉近集議興國寺續命發口不可道  
之言不敬孰甚請鞫治疏再上太后力救乃流文義  
縣遂罷柳實以朴林宗代之實續命所薦林宗仁任  
姻親也續命既竄太后如失左右手時人惜之十二  
年卒謚忠簡恭讓初左常侍尹紹宗等言金續命身  
雖已歿忠義感人乞追加褒謚帛祭其墓錄其子孫  
以慰忠魂從之

李季松青陽人恭愍朝拜典法判書德興君之變子  
松與洪淳在元帝令高麗人皆從德興之國金添壽  
柳仁雨康之衍黃順安福從文益漸奇叔倫等皆附

之唯子松淳黃大豆等牢拒不從久居燕錢糧匱竭  
終始不貳既還王嘉其節義各賜米豆三十碩授子  
松密直副使賜端誠補祚功臣號久之出爲東北面  
存撫使倭寇安邊等地掠婦女奪倉米萬餘石坐罷  
歸田里辛禡時以三司左使爲巡衛府上萬戶祭酒  
方旬竊左尹金鼎暉妾鼎暉欲訴于官旬乞哀乃止  
旬反告巡衛府曰鼎暉盜殺內乘馬子松聞之大怒  
捕鼎暉鞫之少尹韓興壽亦訴鼎暉強姦已妾流鼎  
暉于外進拜守門下侍中禡遷都漢陽命子松畱守  
子松自松京來謁禡賜酒慰之曰畱守舊都庶事繁



劇卿獨處之豈不難乎禍墜馬子松與洪永通言殿  
下醉輒馳馬臣等心常危懼今果顛蹶致傷願自今  
端居九重戒遊畋慎酒色毋或輕動禍默然不悅未  
幾罷封公山府院君崔瑩勸禍攻遼子松詣瑩第力  
言不可瑩白禍託以黨附林堅味杖百七擬流金羅  
道內廂尋殺之或云妬妓燕雙飛也子松廉直國人  
注意復相及聞其死莫不悲之

論曰玄陵諸臣論其竭忠報國則金續命李子松卽  
其人焉續命以外戚之臣深懷致身之義居臺閣斥  
論時事公議吐氣及登兩府以方直自勵竟爲姦凶

誣枉悒悒以終惜哉子松當僧王之變完節東歸其  
志潔矣及攻遼之舉危逆極矣人皆策其必敗而舉  
朝無敢一言獨子松橫身當之忠義凜烈斯二人者  
可謂不負玄陵之知遇矣噫抱明允而嬰戮懷忠敬  
而齒劒乃自古悲之矣可勝歎哉

楊伯淵 洪仲宣 金濤

楊伯淵性便捷喜容飾恭愍朝累轉上護軍從崔瑩  
定興王之亂策功一等驟遷密直副使陞判司事出  
爲西北面元帥擊倭于宣州斬五十餘級又從我  
太祖擊東寧府辛禍初拜門下評理時有邊報瀋王

率叛賊金義來伯淵爲安州上元帥與諸將往備之  
遼瀋草賊兵連李英寶崔奴介等聞國兵悉赴禦倭  
北境虛率百餘人渡江入寇伯淵捕斬連擒奴介以  
獻先時鴨綠北屢有賊變國家疑金義引胡兵來至  
是始知非潘王兵乃草賊也尋進贊成事提調政房  
時倭寇充斥以韓邦彥金用輝慶儀爲楊廣金羅慶  
尚道助戰元帥使伯淵督戰知密直洪仁桂副之民  
間聞伯淵等來語曰寧逢倭寇勿逢元帥倭賊騎步  
二千寇晉州伯淵與慶尚道上元帥禹仁烈都巡問  
使裴克廉邦彥用輝儀仁桂等戰于斑城縣大破之

斬十三級餘黨悉竄山谷遣判事金南貴中郎將全  
五惇獻捷稱喜賜南貴等白金各五十兩五惇辭以  
無功不受都堂曰君賜不可辭五惇曰然則旣爲吾  
物請納都堂時議多之賜伯淵仁烈等金銀紗絹宮  
醞及還命兩府迎于天壽寺伯淵以功微賞重辭賜  
金禍不許更命都堂宴慰伯淵恃功頗驕李仁任林  
堅味等惡之嗾憲司劾伯淵潛通妻弟又夜遣騎圍  
故密直成大庸母家強姦大庸側室守節者遂削職  
流陝州是夕宦者林甫韓軫矯旨召還使者爲巡綽  
官所捕瑩白禍曰上護軍全天吉嘗語臣云伯淵謀

害兩侍中欲自爲首相請按治黨與禍命瑩朴普老  
李元紘張夏梁伯益都興等與臺省典法會巡軍雜  
治乃下天吉軫甫提學金濤等于獄訊之天吉甫皆  
服曰伯淵欲自爲左侍中以瑩守侍中成石璘兼大  
司憲甫爲班主唯濤不服被榜掠絕復蘇者三及再  
訊乃曰辭與天吉同復鞫天吉辭連石璘及知門下  
尹承順判密直金用輝同知密直柳曼殊等卽下四  
人獄禍謂瑩曰毋以豎人妄語枉害諸相連伯淵弟  
仲淵李淵子淵及其親舊密直副使任毅辛廉典法  
判書安得禧金南貴李貴直門下洪琳等鞫之辭連

洪仲宣遣版圖判書表德麟典法判書柳蕃殺伯淵  
仲宣于流所又殺濤李淵軫南貴琳南島首于市并  
籍伯淵仲宣濤軫家沒子女爲奴婢杖石璘承順曼  
殊毅貴有差配戍卒子淵仲淵廉得禧放歸田里天  
吉斃獄中用輝伯淵之妻兄也嘗與伯淵爭田民有  
隙瑩以爲必不與謀釋不問瑩之斷此獄刑戮過重  
時人寃之

洪仲宣初名仲元忠惠朝登第累遷內府副令恭愍  
初出爲漢陽府尹以釋器黨杖之辛禡初判開城府  
事轉政堂文學侍中李仁任等請釋宦官流竄者仲

宣謂金續命曰閻寺用事先朝以階禍亂放竄宜矣  
近者諫官多以直言見斥無召還者今乃先釋此輩  
何以爲國陛下贊成事禍開書筵以仲宣權仲和  
爲師傅仁任林堅味等與仲宣同在政房惡其分權  
以仲宣爲啓稟使時納哈出率兵向遼東路梗仲宣  
不卽行諫官徐鈞衡等素與仲宣有怨且希仁任意  
因劾奏仲宣在先王朝潛懷異志敗露被譴密附辛  
毗位致宰輔濫蒙殊恩擢爲師傅今擬仲宣等四人  
爲啓稟使仲宣欲自免乃言曰四人同時入朝則必  
拘留其半以惑衆聽復議遣二人仲宣不免則又言

曰四人當同往不顧大體以圖自便不忠莫甚乞鞫  
問遠流不敘乃流宄寧縣楊伯淵之獄起辭連仲宣  
乃遣版圖判書表德麟典法判書柳蕃等殺之籍其  
家國人寃之仲宣聞德麟等至知不免仰天誓曰予  
實無罪于死天必動威及死天果大雷電以風邑人  
異之

金濤字長源延安府人恭愍朝登第補全州司錄五  
遷爲正言言事罷中洪武四年制科敕授東昌府丘  
縣丞濤辨以不解華語且親老願還本國 詔許之  
及還王謂左右曰國人登制科者固罕濤旣登科又

蒙敕授名揚一時使天下知我國有人恨不早知其  
來而禮迎之因擢右司諫藝文應教累遷成均司藝  
王手書金濤長源羅菴山人八字賜之辛禍時拜右  
司議承李仁任池齋指劾三司右使金續命流之轉  
左部代言陞知申事拜密直提學濤附洪仲宣論議  
人物仁任惡之適濤家奴竊延慶宮舊址礎石臺更  
執之仁任嗾臺官劾以不敬鞫之宦官李得芬與濤  
有故白禍止令免官憲司復請遠配得芬畱其狀楊  
伯淵之獄起濤逮繫被榜掠絕復蘇者三遂誣服殺  
之梟于市籍其家濤初對獄官曰我死不足惜殺一

無辜反受其殃獄官皆惕然知其冤及死門生進士  
十餘人於門外護屍有李棕者抱屍入川洗其血解  
衣衣之裹以篋網其首而懸之再拜而去時人義之  
子自知汝知致知學知

論曰楊伯淵為人雖不足觀其死則甚冤是時伯淵  
雖有微功權位未盛夫勦剪同列力勢必如崔忠獻  
而後能也曾謂伯淵能之乎况天吉脅招無害瑩之  
語特李仁任林堅味恐伯淵分權構捏置獄崔瑩既  
老謬妄遂墮其計中耳至於洪仲宣忠直之士不問  
其情遽併戮之何異賊眈之矯害柳淑乎冤酷甚矣

金濤始附仁任斥論直臣竟爲仁任擠陷枉死天道  
好還也哉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一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二

名臣十一

廉悌臣 柳濯 尹桓

廉悌臣字愷叔小字佛奴中贊承益之孫少孤長于  
姑夫元平章末吉家奉定帝自晉邸入繼統末吉率  
悌臣迓駕于和林帝一見奇之命宿衛禁中賊臣御  
史大夫帖失誅以女弟賜之悌臣曰臣雖無知不願  
近逆黨帝益重之居數歲乞告省母帝命降香金剛  
山還授尚衣使尋復請歸授征東省郎中同僚頗弄  
威福悌臣力爭之多所裁抑田民詞訟悉還攸司忠

肅歎曰廉郎中清簡矣左右司請署文移必曰吾郎  
中署乎有則行無則止元召授翊正司丞後奉使江  
浙省會計中政院錢貨官吏多行賂求媚悌臣一切  
却之丞相別哥不花敬重悌臣及入相薦於順帝曰  
老臣在江浙知廉佛奴清白具以事白帝將用之悌  
臣以母病力請東歸忠穆朝拜三司右使賜輪誠翊  
戴功臣號轉都僉議評理進贊成事征東省官以事  
欲問臺臣時李公遂爲大夫悌臣曰臺綱不當撓李  
大夫一時之傑其可辱乎事得寢恭愍初拜左政丞  
賜端誠守義同德輔理功臣號蔡河中在元謀復相

會元南征求勇士河中密說太師脫脫請還國出兵  
助征仍薦悌臣有勇略悌臣覺之乞退王亦逼脫脫  
勢以河中爲政丞罷悌臣封曲城府院君與柳濯等  
赴征將士爭奪人馬行省榜禁不止民間嗷嗷悌臣  
羅英傑孫佛永獨不然行至鴨江康允忠謀於衆曰  
吾輩離親戚左墳墓以就死地何日旋歸欲以精騎  
五十馳還京城斬始謀發兵者以告悌臣悌臣曰非  
計也吾君天也天可逃乎忠臣義士豈有反側之言  
間道疾行既至都王遣使請還悌臣帝以爲高麗大  
臣賜宴徽政院遣之王誅奇氏畏大元以悌臣爲西

北面都元帥賜貂裘金帶授節鉞曰卿行之後吾不  
北顧矣其治軍政芻糧爲先城堡次之器械次之拜  
守門下侍中再三辭不許上疏論軍務曰食爲民天  
兵藏於農令軍士有事則操兵無事則屯田庶轉餉  
省而軍食足矣師之強弱在於儲待今師興有日而  
輓輸阻脩如選精強分屯要害移其餘卒就食安州  
等處觀變而動則輓粟之勞減矣戍邊之法以時而  
代今軍士盛夏北來淹至冬月無衣無褐何以禦寒  
設使驅而納諸矢石之間豈肯盡力請率以半年相  
代軍卒遭喪不免行伍人子之情在所不忍請自今

凡遭喪者許人代之如無代者計日給暇後以盛滿  
辭復起爲右政丞紅賊之亂悌臣馱妻孥財賄車馬  
甚盛棄母而去臺諫論以不孝拜相逾月不署告身  
會金鏞誅以鏞姻好罷旣而母歿大斂而葬明年領  
都僉議司事時辛昉用事惡悌臣不附已譖於王王  
命子壻諭無絕昉悌臣終不變兀刺之役悌臣爲西  
北面都統使節度諸將師還封曲城伯親圖形賜之  
復爲門下侍中幸臣金興慶多請謁悌臣抑之興慶  
有怨言王曰侍中學於中原性高潔非他廷臣比且  
大臣用心非汝所知也興慶不敢復言辛禍立以悌



臣領三司事尋領門下府事禍喪畢御正殿宰相上  
壽悌臣首陳爲君難爲臣不易親賢遠佞等語禍爲  
之改容加賜忠誠守義同德論道輔理功臣號北元  
遣使拜將作院使悌臣既老國有大疑必與議盡言  
無隱位冢宰凡二十九年及疾禍遣中官賜宮醞藥  
餌悌臣具衣冠受之謂曰公善爲老臣言上所以及  
老臣者徒以臣嘗左右先君也臣今死矣願上日慎  
一日惟永終是圖卒年七十九謚忠敬遺命三日而  
葬子國寶興邦廷秀皆登第興邦自有傳國寶封瑞  
城君廷秀官至大司憲俱與興邦伏誅

柳濯字春卿高興君清臣之孫有膽略善武藝早以  
門蔭入元宿衛還拜監門衛大護軍不數年三轉封  
高興君元授合浦萬戶忠定朝拜都僉議參理賜推  
誠亮節翊祚功臣號進贊成事恭愍初出爲全羅道  
萬戶持軍整肅不擾州縣與士卒同甘苦王下教褒  
獎賜衣酒勞之倭寇萬德社殺掠而去濯以輕騎追  
捕悉還其俘迄濯在鎮寇不復犯召復爲贊成事未  
幾拜左政丞罷封高興府院君元將南征紅巾賊求  
勇士蔡河中薦濯及廉悌臣等四十餘人有勇略元  
遣使召之濯等率兵數千如元從太師脫脫征高郵

賊張士誠頗有功復官制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尋以事流外起封高興侯王避紅賊南幸以  
濯爲慶尚道都巡問兼兵馬使復拜左政丞錄興王  
定難功爲一等與評理崔瑩密直副使吳仁澤提調  
政房瑩仁澤方有寵一日除官濯曰宜先擇臺省瑩  
率爾曰我擇之厲聲呼吏曰將于達赤名簿來濯惡  
其不讓辭色方厲仁澤曰臺省豈可於于達赤擇之  
須先擇儒士有名望者二人專恣苟若無人濯辭疾  
不與魯國公主薨王惑浮屠說欲火葬以問濯不可  
乃止賜推忠秉義同德輔理功臣號濯持重美風度

動止可觀有詔使來驕蹇色傲見宰相不肯與坐及  
見濯禮貌甚恭李穰謂同列曰侍中動容中禮見重  
宜矣累乞退不允王營公主影殿于馬巖濯謂密直  
安克仁鄭思道曰馬巖之役非但勞民傷財術家言  
築室于茲異姓王矣濯濫首百官豈可腹非而成君  
上之過貽譏後世邪寧死不可不諫克仁等從之上  
書曰今歲大旱五穀不登民將無食乞停中外土木  
之役王大怒曰是沮吾影殿之役也下濯思道獄以  
克仁定妃父勒歸私第太后使人諭王曰祇以彰君  
之過而見宰相之賢也可釋濯等王不聽卽以李春

富代濯為侍中命李穡鞠以魯國之薨闕祭三日其  
葬降用永和公主例濯曰公主國母也賓天之初臣  
等哀慟固知所為遂致闕祭辛丑之亂禮文皆失故  
葬禮以臣等所知為例耳非有他也以聞王怒甚辛  
丑出曰侍中必死矣王欲殺濯命穡製諭衆文穡對  
以濯無死罪不敢為辭力爭王大怒下穡獄穡泣曰  
臣非畏死恐王以無罪殺大臣耳王皆釋之翼日濯  
等謝王賜酒慰之曰予失於怒辱卿等數日毋怪也  
語在穡傳後王又以正陵無臘祭為濯所定下獄免  
為庶人籍其家都堂言諸陵皆無臘祭請釋之王怒

解還告身及家財辛丑既誅憲司奏濯為首相嘗欲  
專占金羅軍民依妹壻也先帖木兒設萬戶府成軍  
日青冊納樞密院公主昇遐之初闕殯奠葬用薄禮  
及黨逆賊辛丑賄以奴婢錢財相與結援李伯修告  
丑逆謀濯知而不首乞置典刑以正不敬不忠之罪  
王從之太后使宦者沙顏不花請宥之王怒囚沙顏  
不花遂縊殺濯于青郊年六十一國人有涕泣者時  
議以為王憾濯諫止影殿之役也後我太祖夢濯  
祈爵其子濕異之贈濯特進輔國高興伯諡忠靖授  
濕官子雲濕濬

尹桓軍簿判書秀之孫也忠肅時拜護軍忠惠立授  
代言忠肅在元復位黨獄起繫桓于巡軍奪告身杖  
流海島遂入元桓嘗與曹益清執忠惠所狎宋八  
郎洪莊等囚巡軍莊挾前憾譖之放桓于溱原忠惠  
復位授同知密直元授行省員外郎曹頤之亂侍從  
有勞賜輸誠亮節輔理功臣號除贊成事元授行省  
郎中王起新宮于三峴欲以奴婢實之命近臣各獻  
有姿色一兩婢桓與康允忠孫守卿等不得已皆曰  
唯命蔡河中適至王顧桓曰卿等所議可語政丞桓  
愧不能言王促之再桓具以告河中曰王雖不命臣

已有意況今有命敢不奉承退謂人曰君上請奴婢  
於臣僚古豈有是忠定初封溱原府院君王嘗宴羣  
臣桓詰政房提調郭瑀以受賂事瑀不應桓攘臂歐  
瑀左右止之不得恭愍朝復為贊成事尋判三司事  
賜輸忠協義同德翊贊功臣號拜左政丞改門下侍  
中尋以罪流後召還封溱原侯改封伯桓本武人王  
命監春秋館事賜王頂兒玉纓笠未幾罷辛禡三年  
北元遣使授平章事六年復為門下侍中十二年卒  
年八十餘桓美鬚長大風儀秀偉歷事五朝三為首  
相家鉅富嘗乞告歸溱原歲大饑人相食散家財以

賑取貧民貸券悉燒之時方久旱水湧桓田浸及人  
田大熟慶尚之民稱之不已謚忠孝  
論曰廉悌臣柳濯尹桓皆倖臣之子孫也能自樹立  
爲一代名臣人之不係世類然矣南征之役庫允忠  
欲馳還斬始謀者悌臣不許曰忠臣義士豈有反側  
之言可謂純臣之言也賢公遂而加敬寤盹奸而不  
附其志貞矣濯諫影殿之役其言曰豈可腹非而成  
君上之過竟爲昏主憾害君子曰忠矣史譏悌臣以  
遺親濯不發告者一時彈評果出於公邪桓事五朝  
三爲首相事業無稱焉

金普 任君輔

金普金海府人忠定朝拜知密直恭愍初轉僉議評  
理錄燕邸侍從功爲一等賜忠勤亮節匡輔功臣號  
提調義成德泉倉有倉奴附倉官欲納布受信州租  
稅普許之吏具牒詣糾正鄭暉請署暉問之吏曰欲  
省陸運價錢耳暉問信州去京遠近吏給曰七八日  
程也暉乃署之後覺其欺收牒倉官共疾之他日暉  
又見庫外別置米五碩詰之吏以羨餘爲解暉意倉  
官竊用告于臺普由是積不平訴暉於王繫巡軍尋  
釋之王遂罷義成德泉官及監檢糾正稱內房庫別

設提舉以掌之未幾召臺官諭曰聞卿等以革倉官  
欲劾金普予將復置勿彈也諸道按廉期滿皆遞有  
李資者按楊廣道附普請勿遞普白王下旨曰今農  
月不可煩驛騎但遞江陵道存撫普妻兄金隨新除  
江陵存撫故也資仍按楊廣普適居母憂時人語曰  
李資此行爲金相賻喪也金鏞等忌普擅權謀斥之  
察訪崔淵希鏞意廉問資賄普物多少遣人句取文  
書繫從吏逼令解去鏞恐普復職誘人上書請行三  
年喪矯旨下都評議司普因此久不復職既曰封金  
寧府院君奇轍等伏誅普以黨與逮捕杖流加羅山

辛旽用事引爲都僉議贊成事尋拜左侍中普屢毀  
旽於王旽譖普復罷之

任君輔豐州人恭愍初拜密直知申事與大護軍卓  
五十四爭寵罷尋復職進密直副使宦者金伯顏帖  
木兒詐傳王旨以君輔爲內乘提調事覺杖伯顏帖  
木兒流君輔于泰安郡又以君輔遲雷移配濟州牧  
子旣而召還奇轍等伏誅追捕其黨君輔祝髮匿三  
角山捕獲杖于市旽始用事引君輔復拜密直副使  
遂與金蘭睦仁吉掌庶務于宮中寵幸無比陞知司  
事賜功臣號又陞判司事君輔雖因旽復相內懷慚

愧白王曰崔瑩李龜壽等皆癸卯定亂功臣將宥十  
世何罪貶黜且師傅本僧也雖國朝乏人豈可使緇  
髡爲政取笑天下王不聽君輔退謂人曰予以累葉  
衣冠幸蒙上恩承乏政府使無識賤僧得肆其姦後  
世其謂我何金普亦屢言於王曰王曰譖普罷相欲并斥  
君輔王曰普與君輔同時復進今復無故盡逐人謂  
我與卿進退太輕不如緩之自是君輔雖在政府不  
復與聞國事及鄭樞李存吾以論咤見逐君輔營救  
咤益嫉之會咤譖睦仁吉竄全州君輔言仁吉舊人  
不可以小失去咤因譖曰奇田龍之還燕君輔有密

言王信之遂竄于驪興子巨敬

論曰商鞅因景監見趙衰以勃鞞用自古而恥之况  
金普任君輔乃因賊咤而進恥孰甚焉方咤之用事  
也譖如忠賢如崔瑩慶復興柳淑元松壽等皆已斥  
逐度其疲懦軟脆不爲己害然後引與同事則普與  
君輔爲人可知已乃能內懷慚愧思間咤以雪其恥  
賢於柳濯林樸遠矣若君輔之救李存吾尤可稱焉

林樸 李成瑞 李承老

林樸字元質安東府吉安縣人恭愍九年登第調開  
城參軍明年紅賊陷京元帥金得培以樸精曉兵法

置幕下與之籌畫南遷時春秋史籍典校祭享儀軌掘地以藏及賊平發之軍卒多慢棄不收樸與柳珣李致監檢獲全其一二焉十二年以書狀官從李公遂如元時德興君誣奏帝曰高麗王薨於紅賊帝以德興為王樸與公遂奏曰吾王破紅賊今尚無恙帝令樸奉德興之國樸復奏曰臣等若從僧王無異於婦人之背其夫也帝曰任從汝志德興謂樸曰爾若不從我死且無益除典理摠郎以誇之樸不受曰寧死誓不從德興將東行請詩於樸書其屏曰棄本山還似一毫輕投鞭直欲橫江去嗜餅徒勞畫地成得貪舞時誰識破吹竽混處謾求榮莫將繪事迷人

目哉破天學士危素見而嘆曰今亦有忠節之士樸還王謂曰德興誘以華秩汝不從吾亦以華秩褒之乃除中書舍人樸疏上正心論相二十條王益重之又除典儀副令王命陳時政得失復上十餘事王嘉納尋陞為令河南王使郭永錫來樸為館伴永錫曰嘗聞高麗山水之異尚有箕子之風願觀地圖禮樂官制樸曰欲知我國山水靈異方今上有皇后皇太子豈鍾其秀氣邪永錫拊膝高吟曰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左右慚赧十六年為濟州宣撫使樸至州謂其萬戶曰達達牧子喜反側君宜盡心



撫綏勿令生事又謂星主王子曰君輩乃神人之後  
入新羅爲星主入本朝爲王子服事歷代歷代之待  
君輩亦甚厚君輩宜各一心服事勿與牧子扇變於  
是星主王子及軍民皆俯伏曰敢不唯命先是宣撫  
者率皆貪暴恣其侵漁民甚苦之牧胡因誘以數叛  
樸行至羅州取水盛瓮而歸雖茶湯不入口民大悅  
相謂曰聖人來也王官皆如林宣撫我輩何至叛乎  
然州人或有譏其載水者轉成均祭酒上書始分五  
經四書齋科舉一依中朝搜檢通考之法陞大司成  
判典校事初成石璘爲劄子房知印不阿附辛旽旽

譖于王以樸代之性好詭異僮儻敢言又喜立名常  
自言但知奉公未嘗干謁然每夜敝衣徒行出入旽  
第爲旽畫計蹤跡詭秘旽嘗往平壤樸佩刀從行無  
愧色每譽旽爲盛德故旽說之及爲知印手執班簿  
品第高下沮遏親舊外示公道宦官宮妾咸得所欲  
善伺候王意又揣旽好惡唯務迎合於是眷遇日密  
權在代言之上慶復興李仁任等深忌其專樸嘗語  
旽曰公摠國政宜整田民爭訟之寃旽遂白玉立推  
整都監命旽爲提調樸爲使樸多所平決然旽之偏  
聽者不爲之辨故寃屈頗多二十三年拜代言王薨

翼日樸在殯側露齒笑殯殿都監判官柳爰廷性鯁直敢言嘗侍王講讀大爲器重是日見樸笑責之曰先王嘗稱子爲社稷臣今子忘哀而笑非忠臣也及樸東政惡而不用然樸喪玄陵素帶三年辛禍初仁任倡議與百官爲書將呈北元中書省樸與朴尚衷鄭道傳不署名大司憲李寶林阿仁任意劾樸廢爲庶人流吉安縣初禮安人附池齋藏禍胎于其縣陞爲郡始擇地安東樸在吉安相其地曰不吉安東人告于朝禮安非吉地爲樸所誤齋由是惡樸齋黨執義金承得知申事金允升謂齋曰林樸不署名呈省書

必有迎立藩王之志是可罪也承得因率臺官上書曰林樸本系庸人嘗附逆賊辛旽爲其腹心多行譎詐及旽伏誅又附金興慶殿下卽位之初乃與朴尚衷輩結爲黨援蔑視都堂違忤衆論誘令上書言辭悖理罪固不細元朝聞叛賊金義之言議立藩王於是本朝耆老百官呈省辨明樸陰懷異志獨不署名請誅之以正典刑允升從中下其書遣體覆孫慶生鎖致典法杖百流務安中路躡殺之子稼李成瑞雞林府人忠定朝拜密直副使恭愍卽位陞同知司事改尚書右僕射王避紅賊南遷命爲楊廣

道都巡問兼兵馬使簽兵有功與王之變從崔瑩擊賊又有功俱策爲一等又錄已亥擊走紅賊功爲一等陞贊成事尋以罪流于外明年召還後如元賀正元授大尉監大卿王起正陵以雲菴寺爲願刹給寺僧米月三十石供給甚至寺僧又詣都堂請餉客之需宰樞重違其請議給轉輸都監米五十石成瑞在告吏奉牒請署成瑞嘆曰我年十三始仕二十九入宰府今五十一年歷已亥之旱辛丑之賊凶荒亂離其變極矣未聞倉廩罄竭而俸祿不給今百官頒祿不給而僧徒恣行所欲請養居僧則與之請食役夫

則與之又給餉客之費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國焉得不匱予備員宰相不可不言遂不署初成瑞竊元翰林學士奇田龍妾爲憲司劾免王召憲官還其劾狀封月城君辛禡五年卒謚恭簡妻朴氏初與辛昉通配徒役及成瑞卒奔鄭天鳳憲司鞫而竄之竟不悛恣行無忌

李承老陝州人忠穆朝以密直掌銓注坐受賄貶守寧海恭愍時知密直司事遷政堂文學以事貶于奉安王遣中使餞之未幾召還封江陽伯弟云牧與辛昉比鄰其女有姿色已適高漢兩去牧邀昉于家使

言行酒耽悅而淫焉遂以云牧爲鷹揚上護軍漢兩  
大護軍承老復爲政堂文學承老嘗私妻弟生子詐  
稱遺棄兒養之承老妻恐事覺汙家聲不形言色者  
二十餘年雖親近未之知也監察大夫金漢貴執承  
老妻及弟訊之皆服流承老于中牟籍其家以妻弟  
爲承老所暴免之倭寇喬桐云牧與將軍李蒙古大  
追捕坐怯懦不戰繫巡軍云牧詭曰若不殲賊請受  
顯戮乃復遣之齎糧四千餘石以行議者料其無成  
果未獲一級承老官至典理判書以耽黨伏誅  
論曰林樸名士也當紅寇之捷運籌戎幕德興之變

誓死不從疏陳時政之弊參定科舉之法當時物論  
皆以樸爲賢能使樸遽死則一生真偽誰得以知之  
哉李成瑞以妻事耽李承老以黨耽誅錄之姦臣傳  
宜矣舊史在此今姑從焉

睦仁吉 鄭之祥

睦仁吉泗州人恭愍入元宿衛仁吉以中郎將侍從  
及王卽位錄功爲一等又錄誅竒轍功爲一等累遷  
兵部尚書王避紅賊南幸仁吉從行轉知密直司事  
仁吉素與典法判書李子松有憾子松奉使如元都  
堂餞之仁吉使酒扼子松吭而罵之監察司劾之仁

吉訴臺官于王典法司再劾之王不聽諫官田祿生等上疏曰仁吉暗險麤暴起自微賤位至宰輔挾功驕恣肆其狂暴陵辱子松憲司劾之曾不知愧欲蓋其愆反訴臺臣是恃殿下之恩而蔽殿下之耳目也殿下豈可以負絀微勞輕左右耳目之司乎非所以示公道也王不得已罷封泗城君僉議監察典法復請乃罷歸田里王遣人賜綵段二疋與王之變衛士皆散無一人侍衛者難定王謂左右曰人謂睦仁吉禹禪為癡然二人在必不逃難遂召仁吉還故事為商議者雖與議國政不得署文移一日會議諸將曰

商議亦相也同議而不署可乎商議金貴位在仁吉下先署之既而仁吉至嫌其先已乃不署評理崔瑩怒白王令署之仁吉竟不從其恃寵倨傲如此策已交平賊辛丑扈從功俱為一等拜僉議評理仁吉嘗夜徼巡有人走入魯國公主從兄哈刺不花第索之甚急哈刺不花訴于王王怒辛晡恐仁吉白其兇詐乘王怒譖之竄全州後與吳仁澤謀除晡事洩杖流清州為官奴籍其家起拜贊成事辛禍時仁吉與李遵李遵爭田有隙欲中傷之及池齋誅仁吉誣構為齋黨繫巡軍獄尋釋之仁吉嘗在都堂揚言曰倭賊

肆侵掠吾輩在此飽食曾不自慙可謂有人乎仁任怒其言逼已乃遣仁吉擊倭于全羅道六年大司憲禹玄寶等誣劾仁吉陰蓄異志削職遠流籍其家尋卒于貶所

鄭之祥河東郡人因其妹往來于元值恭愍入侍隨從有勞及王卽位驟遷至監察持平不諳事理爲全羅道按廉入境遇勢家使輒榜掠徇示諸郡一道寒心桎思不花本國人也入元有寵於順帝其兄徐臣桂爲六宰弟應呂爲上護軍怙勢作威福國人畏之不花降香東來所至縱暴存撫按廉多被詬辱莫敢

違忤至全州之祥迎候恭謹不花待遇甚倨接伴使洪元哲有求於之祥之祥不聽元哲激怒不花曰之祥慢天使不花繫縛辱之之祥忿恚大呌給州吏曰國家已誅諸奇不復事元命宰相金敬直爲元帥守鴨江此使者易制耳若等何畏而不我救將見爾州降爲小縣也邑吏呼噪而入解縛扶出之祥遂率衆執不花元哲等拘之奪不花所佩金牌馳還京過公州執應呂以鐵椎搗之數日而死之祥來白王王驚愕下巡軍命行省員外鄭暉逮捕全州牧崔英起及邑吏等遣車蒲溫賫內醢慰不花還其牌元遣斷事

官買住來鞠之祥會王誅諸奇釋之祥為巡軍提控  
再轉戶部侍郎御史中丞官至判事卒性嚴酷凡戮  
死罪必遣之之祥妻寡居潭陽為倭賊所害辛昌時  
子從為典理佐郎上復讎策自請為召募別監得兵  
百餘人隨朴葺擊對馬島後改渾

論缺

金庾 羅興儒

金庾金海人恭愍朝與諸將平紅賊收復京都錄功  
為二等又策興王定難功為一等元之立德興也庾  
奉使在元國人在元者皆從之庾執節不貳及還拜

密直副使賜推誠翊祚功臣號以旌之累遷知門下  
事辛禡時授判開城封金海君轉門下評理乳媪張  
氏之獄起庾責崔瑩抗君瑩怒白禍杖流合浦未幾  
釋之久之陞贊成事與李子庸洪尚載等奉使如  
京師先是我使人朝由遼東輒不達故令庾等航海  
而往海道險惡不及期 帝責庾等稽緩且曰向者  
汝國殺朕使臣又弑汝君其權臣為誰嚴加拷問庾  
以李仁任對 帝引庾于內誘之曰汝先國王無子  
朕所知今王誰出庾不之辨明日本國宦者崔安至  
興聖寺給庾從者段得春曰庾昨奏爾主所出爾何

得諱得春曰庾言安得春退至鍾山以語譯者鄭連  
仁任家奴亦在行中聞之 帝流庾等于大理距天  
竺二千餘里明年放還且許通朝聘庾等至禡賜酒  
勞之曰卿等奉使 天朝竄于絕域跋涉二萬八千  
餘里三年乃得生還予甚憫焉各賜鞍馬仁任奴以  
所聞得春語告仁任白禡令贊成事禹玄寶密直姜  
淮伯鞫之流庾于清州連于漢陽人以庾之還多賫  
錦綺紗羅不賂仁任由是獲罪而尚載在海被倭寇  
囊橐一空故免於禍尋許庾從便十二年復下庾獄  
杖流順天府籍其家仁任戒押行吏往還限五日庾

遂死敬天驛

羅興儒羅州人骨貌輕儇善詼諧頗涉書史屢舉不  
第開塾舍以訓童蒙恭愍朝補中郎將爲影殿都監  
判官須鬢皓白督丁夫運石手執旗竿登石上麾而  
呼之王悅累遷禮儀摠郎以王命監造木蟠龍爲殿  
門飾遂以技巧稱陞司宰令遷司農少卿撰中原及  
本國地圖敘開闢以來帝王興廢疆理離合之迹曰  
好古博雅君子覽之曾臆問一天地也遂進于王王  
見而嘉之興儒能言前代故事王愛幸常目爲老生  
朝夕在左右或命賦詩朝諛時賜御膳手調羹予之



與儒輒夸語於人寫所賦詩送史館曰老臣獲紆上知類太公之遇文王賜膳給札同太白之遇玄宗豈無東周柱史之筆者乎其自飾要名類此憲司劾與儒盜影殿材免其官辛禍初判典客寺事上書請行成日本遂以通信使遣之自辛巳東征日本與我絕好興儒初至疑謀者囚之有良柔者我國僧也見興儒請釋之時興儒年僅六旬給曰吾今百有五十矣倭人駢闐聚觀至有畫像作讚而貽之者論曰金庾於德興之變秉節不貳張媪之獄責瑩抗君可謂審君臣之義矣及 天庭嚴究其辭祕而不

傳抱冤莫白哀哉羅興儒談笑不根自况昔人至於親執賤役以媚時君鄙夫情態爾耳何足取哉

鄭世雲 安祐

金得培

李芳實

鄭世雲光州長澤縣人從恭愍入元宿衛累官大護軍王卽位錄功爲一等與金鏞有寵於王楊廣道按廉金南得咎辱忽赤中郎將鄭谷谷同僚權石和等訴於王世雲鏞與南得善請王杖流石和于海島又與鏞忌密直副使任君輔有寵譖以詐傳王旨流濟州歷軍簿判書知門下省事錄誅竒轍功爲一等八年紅賊陷西京以世雲爲西北面都巡察使自黃州

還言賊入西京積柴修城無進逼計願勿驚擾以安  
衆心轉參知政事倭寇楊廣道京城戒嚴令百官從  
軍諫官詣王宮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如國  
體何命免之十年紅賊陷京城王幸福州世雲以樞  
密兼鷹揚軍上將軍從行性忠果日夜憂憤以掃賊  
恢復自任王亦倚信世雲屢請亟下哀痛之教以慰  
民心遣使督諸道兵討賊王遂以世雲爲摠兵官教  
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惟時與勢輕重在  
人可不慎哉恭惟太祖肇創鴻業列聖相承休養生  
民逮于寡人狂于宴安軍旅之事廢而不講以致紅

賊侵犯播越而南每念宗社痛楚何堪今分遣諸將  
合兵攻賊乃授鄭世雲節鉞往董厥師賞罰用命不  
用命其各處軍官軍人敢有故違節制及隔越馳聞  
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戲師出以律有國之所當先國  
耳忘家爲臣之所當急惟爾士衆體予至懷世雲詣  
都堂憤然揚言曰吾甚寒微使吾作相國家宜亂竹  
嶺以南居人扈駕者不給糧並從軍此議已定今何  
不行紀綱乃爾安能制難謂柳淑曰吾明日出師公  
其往簽軍淑曰諸軍已到竹嶺大院世雲曰軍若後  
期公亦不得免責淑卽往督之又謂鏞曰今兩相玩

寇如此人孰不效若不殲賊縱竄匿山谷可得以生  
可得以國乎侍中李崑曰今寇賊闖入君臣播遷爲  
天下之笑而公首倡大義仗鉞行師王業中興在此  
一舉惟公勉之吾君臣日夜望公之凱還也世雲行  
擢授中書平章事位二相三宰之間王遣弓達赤權  
天祐賜衣酒世雲附奏曰諸將有報獲賊者勿先論  
賞臣雖捕獲不敢數馳報以煩驛騎大戰之後具狀  
上聞西京人高敬至軍前言府民脫賊者無慮萬人  
請遣將鎮撫世雲悅遣禮部尚書李珣往撫之督赴  
京城十一年世雲督諸將圍京城自退屯堯率院賊

平遣大將軍金漢貴中郎將金景奉露布詣行在王  
喜賜漢貴黃金二十五兩帛二疋景帛二疋卽遣內  
詹事李大豆里賜世雲衣酒太后公主亦賜衣酒尋  
爲安祐等所害洪彥博聞其死曰摠兵之出師也言  
貌甚傲其及宜矣贈僉議政丞葬以禮追錄扈從及  
收復之功俱爲一等

安祐小字拔都耽津縣人金得培尚州人李芳實咸  
安縣人祐恭愍元年拜軍簿判書累知樞密院事得  
培父祿判典醫得培登第補藝文檢閱累遷典客副  
令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卽位授右副代言六年爲

西北面都指揮使尋拜樞密院直學士都巡問使芳實從忠穆入元侍從有勞及卽位補中郎恭愍三年轉大護軍宣城達魯花赤魯連祥叛芳實以龍州兵潛渡江直入連祥家刺殺其父子傳首于京七年祐爲安州府萬戶金元鳳副之慶千興爲西京府萬戶得培副之芳實以褊裨行宰樞設祖都門外祐醉卧日午不起麾下觖望明年冬紅頭賊魁僞平章毛居敬等衆號四萬渡鴨綠江陷義州殺府使朱永世及州民千餘人又陷靜麟州殺都指揮使金元鳳遂據麟州祐率兵進擊賊奔潰追斬三十餘級賊入鐵州

祐將七十餘騎行戰地登山息兵猝值賊帥毛貴揚兵大出將士皆懼失色祐談笑自若便旋盥漱從容跨馬引兵直前阻清江而陣賊數騎登橋麾稍賈勇兵馬判官丁贊奮劍大呼先登橋斬賊將一人賊稍却祐與芳實將軍李蔭季仁祐等奮擊大破之賊退屯麟靜等州事聞王遣使賜祐金帶宣州支縣民間賊近皆潰賊遣兵千餘收其穀祐得培領步騎一一逐之賊擔負不能走追至賊屯賊盡銳迎擊之祐等敗千戶吳仲興將軍李仁祐死士馬物故者多退屯定州賊遂陷西京又明年芳實遇賊于鐵化斬百餘

級諸軍次生陽驛摠二萬時天寒士卒手足凍皴顛  
仆甚衆賊知我軍欲戰殺所虜人以萬計積尸如丘  
我軍進攻西京步兵先入躡死者千餘賊兵死者無  
慮數千人賊退屯龍岡咸從王以祐爲安州都萬戶  
芳實爲上萬戶金於珍爲副萬戶祐等進軍咸從賊  
乘我未陣突擊之我軍敗走賊以精騎躡之祐芳實  
於珍大將軍李珣等殿以拒之賊不得逼會東北面  
千戶丁臣桂引兵一千而至與賊殊死戰斬數十級  
賊追至五十里而止我步兵登山以免其被殺掠者  
千餘賊四百餘人屯肅州山谷間聞其黨敗於西京

還趣義州中郎將柳塘郎將金景在義州修城門聞  
之召州千戶張倫發龍州等處兵擊之賊入保靜州  
城塘等進攻殲之我軍又戰于咸從判開城府事辛  
富將軍李堅死諸軍力戰賊勢窮入柵自保我步兵  
入柵擊之騎兵環柵亂射殺二萬級擒僞元帥沈刺  
黃志善賊退保甌山縣芳實以精騎一千追至延州  
江祐得培於珍亦率精騎繼至賊窘渡江冰陷死者  
殆數千賊登岸作隊爲抗拒狀我軍疑窮寇死戰斂  
兵不追是夜賊遁芳實躡食追之賊徒飢困安鐵數  
州之間死者相枕芳實追至古宣州以輕騎蹙之殺

數百賊死戰芳實以人馬困憊斂兵而止餘賊三百  
餘一日一夜至義州渡鴨江而走芳實祐等追不及  
而還祐等初從鴨綠抵西京又自咸從還至鴨綠凡  
九戰祐得培與慶千興遣李珣金仁彥告捷王勞諭  
召還命泥城萬戶金進守鴨綠夏防祐等上箋賀曰  
以吾久玩太平之民當彼敢行死拒之賊誠亦難哉  
清江安州之役不利雖臣輩之無良西京咸從之戰  
見功是社稷之有德原野積屍之累萬關津突騎則  
逾千所欠漏厥兇魁而以爲遺恨然繩木自盡者多  
則其窘勿問抑夫妻相刎者半則所計已窮彼彼中

心無復東意雖然在賊中便弓馬稍多本朝之人比  
年間作罪辜儻是宣城之孽如不艾舊惡當更虞將  
來殿下念臣等久於水草之勞敝於死亡之辱允納  
凱歸之報明垂召入之言所有邊事悉歸夏防顧一  
方之形容假數年則蘇息糟糠得接於口亦尚幸焉  
酒肉將求於民不可忍也使華往返宴飲費需除朝  
夕粥飯外宜一切禁之驛館緣于道塗驕吏出於州  
縣州驛相去更日而行供給次番盡月而代除安州  
以南外嘉定隨郭宣鐵龍麟之人宜不出本州以待  
賓客姑寢其驛館人民不得已而奴辱於虜軍官無

乃何而逃竄於山勢非苟然力不贍爾除謀故外宜先數其愆而第宥之使恩威並行而不悖臣等以今月初吉離軍上赴天朝謹奉箋以聞師旣旋大饗將士拜祐推忠節義定亂功臣中書平章政事得培輸忠保節定遠功臣政堂文學芳實推誠協輔功臣樞密院副使紅賊七十艘又寇西海道遣芳實邀擊于豐州斬三十餘級賊乘舟遁去王宴羣臣賜芳實玉帶玉纓公主曰何不愛至寶輕以與人王曰芳實之功予雖割肌膚以與之尚不能報况此物乎十年紅賊僞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以龍鳳紀元

率衆二十萬渡鴨綠江寇朔州泥城祐爲上元帥得培爲都兵馬使芳實爲都指揮使知肅州康呂火民戶而逃賊屯撫州芳實以彼衆我寡按兵不進請移殷順成三州陽巖樹德江東三登祥原五縣民及粟于巴嶺柵從之芳實遣判司農事趙天柱左丞柳繼祖大將軍崔準等擊賊于博州敗之禮部尚書李珣邀擊于秦州斬七級芳實與指揮使金景禪至价州擊斬百五十餘級祐遣趙天柱鄭履張臣補李元桂洪瑄鄭詵等以步騎四百至博州擊斬百餘級芳實又以百騎擊斬二十級于延州祐領諸軍進屯安州

獻捷曰丁贊王安德金仁彥許子麟朴壽年金琦鄭元甫俞之哲邊安烈權長壽趙麟趙仁璧等皆力戰有功乞加賞以作士氣王命祐爲都元帥曰閩外之事將軍制之爾其賞罰用命不用命賊襲安州我軍敗上將軍李蔭趙天柱死賊獲景碑爲其元帥移文曰將兵百十萬而東其速迎降王遣密直提學鄭思道金斗守岳嶺柵賊夜伏兵萬餘於柵旁雞鳴以鐵騎五千攻破柵門我軍大潰祐得培等單騎奔還祐行收兵與摠兵官金鏞等屯金郊驛鏞遣左常侍崔瑩請遣京兵王知事急遂謀避亂使京城婦女老弱

先出城人心洶洶賊鋒至興義驛王及公主將南行鏞祐芳實等馳至以爲京城不可不守瑩尤痛憤大叫曰願上少畱募丁壯守宗社宰臣相顧默然駕幸旻天寺遣近臣往通衢大呼招集義兵都人皆散應者纔數人祐等無如之何白王曰臣畱此禦賊請王行王遂南幸出崇仁門老幼顛仆子母相棄躡籍滿野哭聲動天地後數日賊陷京城畱屯數月殺牛馬張皮爲城灌水成冰人不得緣上屠炙男女或燔孕婦乳食之恣其殘虐王在福州以鄭世雲爲摠兵官督諸軍十一年祐芳實得培黃裳韓方信李餘慶安



遇慶李龜壽崔瑩率兵二十萬屯東郊天壽寺前世  
雲督令進軍諸將圍京城世雲退屯堽率院時方雨  
雪賊弛備餘慶當崇仁門麾下權僖詞之報賊精銳  
皆聚此出其不意攻之可克翼日昧爽僖率數十騎  
突入鼓譟奮擊賊衆驚駭諸將乘之四面急擊我  
太祖以麾下親兵二十人先登敗之日晡時斬賊魁  
沙劉關先生等賊徒自相蹈藉僵屍滿城斬首凡一  
十餘萬獲元帝玉璽二金寶一玉印三金銀銅印金  
銀器牌面等物諸將咸曰窮寇不可盡也乃開崇仁  
炭峴二門餘黨破頭潘等十餘萬奔渡鴨綠江而走

賊遂平攻城之日賊雖窮蹙築壘固守諸軍進圍逼  
之太祖止路傍家夜半賊闌圍而走太祖馳至  
東門賊及我軍爭門雜還不可出有後至賊以槍刺  
太祖右耳後勢急太祖拔劍斫前七八人躍馬  
踰城馬不跌人皆神之鏞素與世雲爭寵又恐祐得  
培芳實等成大功爲王所重欲使祐等殺世雲因以  
爲罪而盡殺之乃矯旨爲書使其姪尚書金琳諭祐  
等令圖世雲且曰世雲素忌卿等破賊之後必不免  
禍蓋先圖之祐芳實就得培牙帳曰今世雲畏賊不  
進鏞書如此不可不從得培曰今南平賊豈宜自相

翦滅昔穰苴擅誅莊賈衛青不殺蘇建古今明鑑不可不慎若不獲已執致闕下聽上區處不亦可乎祐芳實乃退夜復來言曰誅世雲君命也我輩成功而不奉命其如後患何得培堅執不可祐等強之於是置酒使人邀世雲既至祐等目壯士於坐擊殺之王聞變遣直門下金瑱頒赦令諸將赴行在以安其心既而判事金賢上將軍洪師禹來獻諸將論世雲書王大悅賜賢金銀布帛又遣知奏事元松壽賜諸將衣酒祐至咸昌縣王擇大臣有計畫者往迎之以備非常乃遣侍中柳濯濯至跪進酒請元帥立飲祐不

敢濯曰今公收復三韓僕敢以爵位爲心一杯之後豈復請立飲邪因泣下明日祐凱還詣行宮上謁鏞令睦仁吉引至中門使門者搥其首祐辭色不變三叩所佩囊大呼曰幸少緩願至上前獻囊書就戮王未及聞乃擊殺之書卽鏞給祐等殺鄭世雲書也鏞恐琳洩其謀先斬之遂白玉曰祐等擅殺主將是不有殿下也罪不可赦王聞祐死其幼子裸立道傷哀之召畱禁中問其所歸遣之麾下驚潰王召賜酒食勞之鏞與洪彥博柳濯廉悌臣李岳稟旨揭榜云祐不忠擅殺世雲祐已伏辜有能捕得培芳實者超三

級錄用分遣大將軍兵仁澤御史中丞鄭之祥萬戶  
朴椿金庾等捕之是日芳實至龍宮縣王命芳實舅  
右散騎辛珣按廉成元揆往迎椿至稱有旨芳實下  
庭跪仁澤拔劍擊之卽仆絕良久復蘇踰垣走椿追  
殺之得培至基州聞變從數騎逃匿山陽縣先塋側  
拘得培妻鞫之乃告捕斬之梟首尚州年五十一觀  
者莫不嗟悼得培門生直翰林鄭夢周請王收屍爲  
文以祭曰嗚呼皇天我罪伊何嗚呼皇天此何人哉  
蓋聞福善禍淫者天也賞善罰惡者人也天人雖殊  
其理則一古人有言曰天定勝人人衆勝天天定勝

人果何理也人衆勝天亦何理也往者紅寇闌入乘  
輿播越國家之命危如懸綫惟公首倡大義遠近響  
應身出萬死之計克復三韓之業凡今之人食於斯  
寢於斯伊誰之功歟雖有其罪以功掩之可也罪重  
於功必使歸服其罪然後誅之可也奈何汗馬未乾  
凱歌未罷遂使泰山之功轉爲鋒刃之血歟此吾所  
以泣血而問於天者也吾知其忠魂壯魄千秋萬歲  
必飲泣於九泉之下嗚呼命也如之何如之何芳實  
子中文祐子年甫十餘遊市街人爭以物饋之曰今  
我輩獲安寢食三元帥之功也至有垂涕者

論曰鄭世雲忠憤慷慨以討賊恢復爲己任及受命專征殲蕩勅寇匡復舊都比諸金富軾之復西京趙冲之埽遼孽功烈尤爲雋偉夫何降屈摠戎之重輕卽副將之邀變生不虞功成而身不保惜哉金得培安祐李芳實爲金鏞所給竟以擅殺受誅人至于今悲之然三人者欲爲專功而妬害之非獨以見給而發也夫將受命在外君使副將誅之而不降密旨使近臣陰囑謀害則三尺童子知其詐也而三人者顧不知邪方鏞書之至也果皆見給則遣師禹論世雲之書何不略及鏞書之意邪是則祐芳實與鏞同謀

審矣而得培則動於素忌卿等之說僥勉而從之非專功妬害而何哉爲得培者當諭祐芳實曰鏞書以逗遛罪世雲然作書時王未聞世雲成功也今世雲功成而誅之則無乃王移怒吾輩而誅之乎云爾則祐芳實豈有不愕眙顧慮也哉計不出此見陷於賊臣之手於祐芳實何誅

金先致 趙暉 全以道

金先致得培之弟以郎將從全羅道都巡問使柳濯擊倭手殺數十人累轉戶部郎中恭愍時從都元帥李岳禦紅賊至西京賊勢甚盛岳欲令賊無資糧使

先致焚府庫先致曰若焚府庫賊之資猝入國中非計也岳怒責之安祐在傍徐曰先致言是岳從之賊平錄功為一等圖形壁上賜土田臧獲選吏部侍郎出按揚廣道宰相欲壞南京宮室移營白岳先致將行奏曰前營南京人畜疲弊今復壞之恐百姓失望王驚曰予實不知乃宰相自為耳即命勿壞紅賊陷京從諸將收復累官密直副使出為雞林府尹時強盜繫獄連坐者百餘人久未決先致辦理全活甚眾封尚城君賜推誠翊衛功臣號陞同知密直為金羅道都巡問使辛禍初倭滕經光率其徒來聲言將入

寇恐喝之仍索糧朝議分處順天燕岐等處官給資糧尋遣密直副使金世祐諭先致誘殺先致大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洩經光率其眾浮海而去僅捕殺三人先致懼罪詐報斬七十餘人事覺編配戍卒前此倭寇州郡不殺人畜自是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由先致激怒之也後封洛城君退居尚州卒年八十一子鍾銓鈞趙暎初名祐雙城摠管暉之孫也世居龍津在德源府東三野末弱冠事忠肅王時吏民逋入女真洪肯或作洪獻三撒訖北禿魯兀訖端海陽訖海州或等地王遣

暉至海陽刷六十餘戶還授監門衛郎將後復至海  
陽刷百餘戶來王嘉之賜殿馬綾段尋除左右衛護  
軍王薨暉還龍津初暉以雙城與未等地叛入元恭  
愍五年欲收復舊地以密直柳仁雨為東北面兵馬  
使與江陵存撫使李仁任往擊之仁雨率兵過鐵嶺  
次登州去雙城二百里留十餘日不進雙城摠管趙  
小生暉從子也聞變與千戶卓都卿召暉暉至小生  
舉兵為拒守計劫暉曰今事急矣叔父仕高麗為累  
朝寵待今日叔父南向高麗則雙城之地十二城誰  
肯從我乃與都卿選腹心驍健者三十人衛暉實拘

之也仁任說仁雨曰暉乃心王室必不與逆豎同叛  
今以王命諭之必來救來雙城可傳檄而定也仁雨  
然之遂以蠟書遺暉暉見書祕之將伺間而動暉少  
時見雙城人趙都赤英俠滾結歡心及是都赤為小  
生謀主暉諭都赤曰今兩豎所以拒朝命者以汝為  
心腹也汝本高麗人爾祖與吾祖皆自漢陽來今背  
本國從逆豎獨何心哉棄逆從順去危就安功名富  
貴此其時也汝其圖之都赤泫然泣下舉手指天曰  
公活我矣公且先吾從之暉喜與弟天柱挺身馳出  
至三歧江乘舟已中流追騎百餘及岸而返暉至龍

津謂家人曰從夫人浮海會我于登州率子仁璧仁  
瓊仁珪仁沃一夜馳二百里黎明詣仁雨營謂仁雨  
曰二豎勢窮將北走雙城人皆竄山谷今天軍遽至  
必駭不下清野無食為公計莫若先遣吾子仁璧招  
諭仁雨從其言乃使仁璧及知通州張天翮徇雙城  
雙城人聞其至喜曰趙別將來矣相率來降搗迎官  
軍曰高麗王真我主也先是我 桓祖來朝王迎謂  
曰撫綏頑民不亦勞乎時奇轍潛通雙城叛民煽亂  
王密令 桓祖謀之至是王聞仁雨逗遛遣兵馬判  
官丁臣桂諭 桓祖內應 桓祖聞命即銜枚就行

與仁雨合兵攻破雙城府小生都御逃入伊板嶺北  
立石之地於是按地圖收復和登定長預高文宣州  
及宣德元興寧仁耀德靜邊等鎮蓋咸州以北哈蘭  
哈蘭府咸州今洪獻三撤之地本為我疆自暉等叛  
稱以北未詳沒于元凡九十九年今皆復之臣桂領兵過伊板與  
女真戰大捷斬其魁帖木兒傳首于京仁雨之初至  
也端州以北千數百里靡然南向仁雨貪財殺戮及  
都赤來見王授護軍賜金符為東北面千戶往撫女  
真仁雨忌而殺之天翮隸仁雨麾下濫殺無辜掠牛  
馬財產奪人妻妾遂沮北人歸附之心曠深以為恨

八  
真境勢窮欲降見都赤降而被害欲見璽書乃降八年王遣暉賫璽書往諭暉至登州浮海行半月至海陽賜璽書小生欲從暉入朝復懷異志衷甲而待暉不敢入乃還紅賊陷西京以知兵馬事隸安祐麾下擊走之九年拜判司農寺事十年轉工部尚書從王南幸王命暉及睦仁吉分領福州兵宿衛行宮十一年出牧海州居毋憂踰年起復為禮儀判書錄平紅賊功為一等辛禡元年封龍城君五年歸老龍津仁沃欲從行暉止之曰吾家遭時危亂先祀之存僅如

毫髮蒙玄陵眷遇一門獲全父子兄弟皆顯於朝國恩重矣若等無以老夫為念致力王室猶在吾側也明年卒年七十三仁璧屢立戰功官至三司左使仁沃累遷判典儀寺事我太祖回軍尹紹宗懷霍光傳以獻太祖令仁沃讀而聽之仁沃因極陳復立王氏之議拜典法判書辛昌立仁沃與同列上疏曰佛氏之教以清淨寬欲離世絕俗為宗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也近世以來僧徒因念師教田租奴傭不以供佛僧而自富其身出入寡女之家賄賂權勢之門其於清淨絕俗之教何願自今選有道行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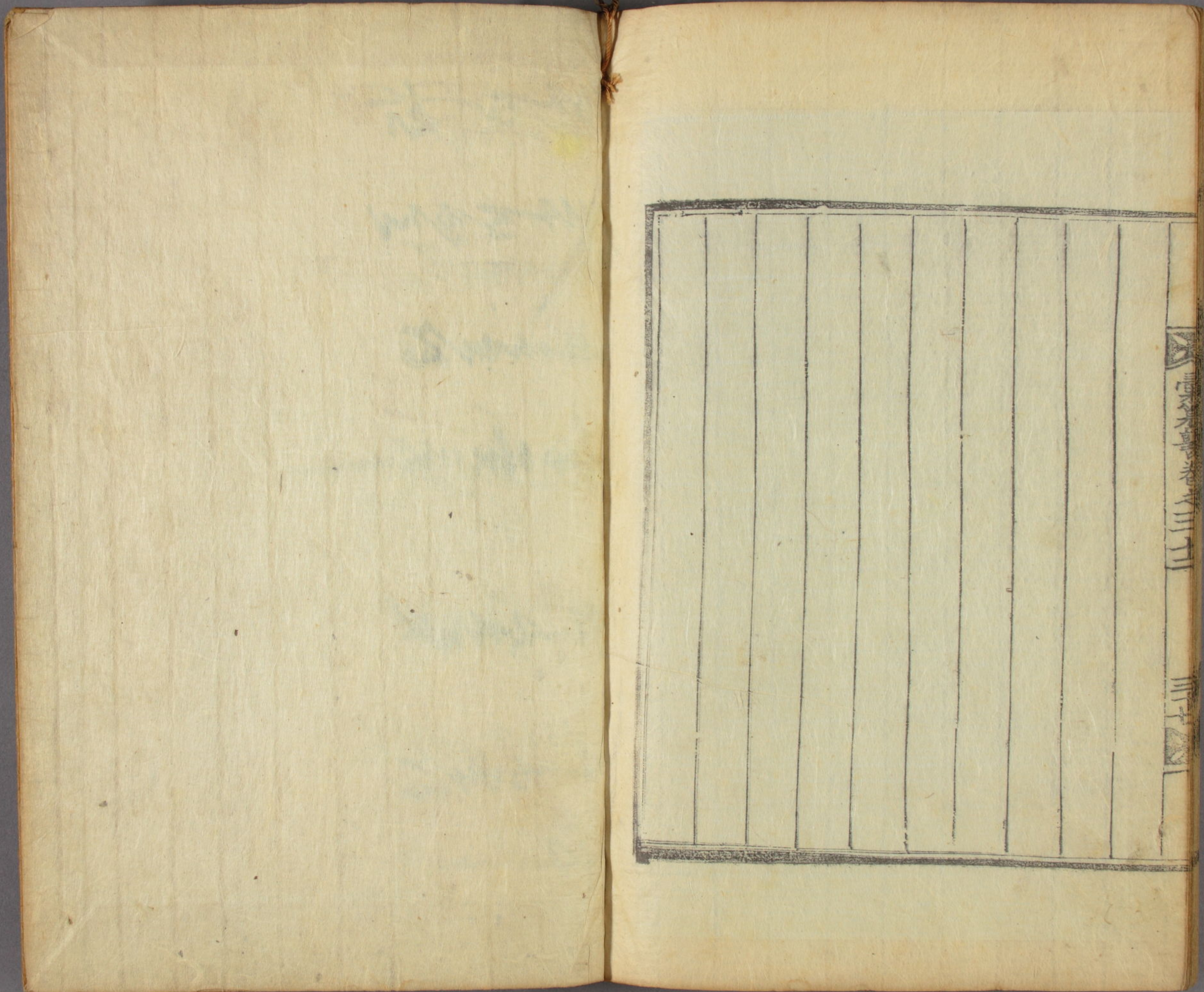
諸寺院其田租雇傭令所在官收之載諸公案計僧  
徒之數而給之凡僧宿留人家者以姦論充軍籍其  
主家亦論罪貴賤婦女雖父母喪母得詣寺違者以  
失節論敢祝婦人髮者加以重罪其爲尼者亦論以  
失節州縣吏驛吏及公私奴婢勿許爲僧尼從之遷  
密直代言恭讓時錄回軍功賜鐵券土田尋以事罷  
起爲吏曹判書

全以道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卽位東還授郎將錄  
侍從功爲一等除義成倉使王幸廣明寺飯僧以不  
能供億杖罷後以禮部侍郎爲慶尚道賑濟使還奏

曰守令職在牧民苟非其人民必受病先王知其然  
守令必用登科士流今監務縣令皆出胥徒侵漁百  
端剝割生民敢望勸農桑修政教乎臣巡視義城縣  
有舊堤遇旱可灌溉縣令不修築臣奉旨已杖之願  
自今凡守令專用士流王然之卒不能用累轉判典  
農事王之南幸福州也以道扈從王命以道簽兵于  
洪州道尋從諸將收復京城策扈從收復功皆賜錄  
券三善三介寇東北面以道爲知兵馬事從都指揮  
使韓方信禦之以道將兵六千守忽面忽面山谿險  
阻糧運不繼數請退守三關方信恐違朝旨不從三

善三介逼忽面以道望風走時德興兵已據宣州與  
東北界隔一嶺若踰嶺則忽面已在賊後故方信不  
責奔敗使守三關三善三介又逼三關以道不能守  
和州以北皆沒及三善三介退方信復使以道守忽  
面以道銜之以道性褊急每語人曰三善三介之沒  
入主將退次故也吾欲爲國家死守忽面重違主將  
節度退守三關爲賊所乘監察司聞之欲按方信罪  
王召監察大夫崔宰諭方信無罪事寢

論曰金先致聲望勳業亞於得培功同收復而不與  
同禍家在尚之求順至今號爲二帥宅趙曦當小生  
構亂挈泉南奔變頑梗之族爲忠義之門譬之李顯  
忠歸宋事相類其身享榮祿澤及苗裔宜我全以道  
請退守三關及歸咎主將以自解政刑謬矣



皇朝通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